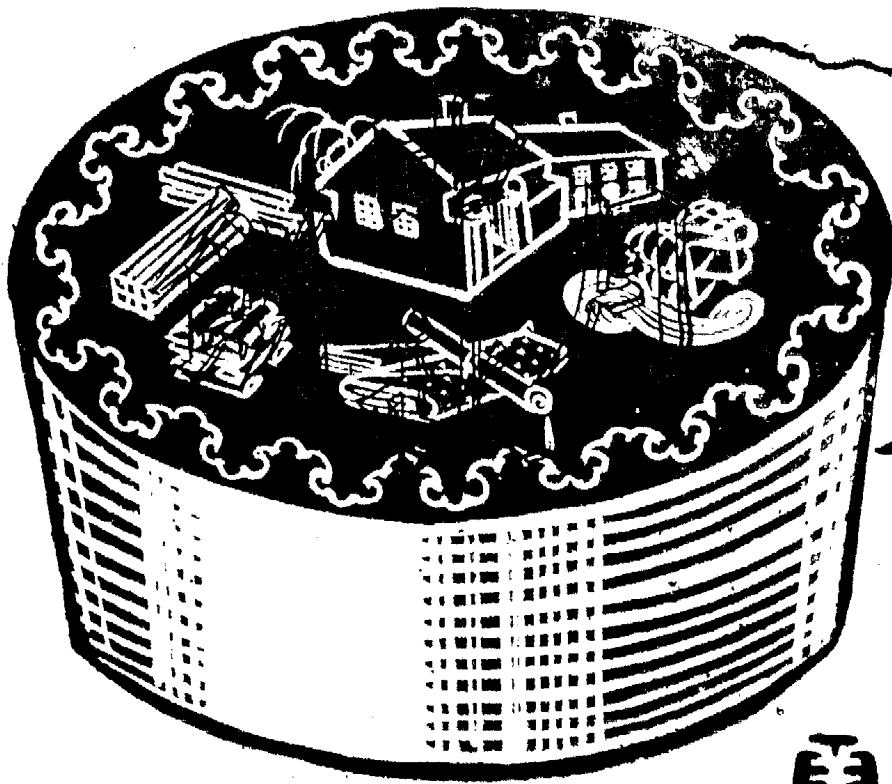


人生

期三第卷一第



癸未中秋

酒香畫餅造為

印

南京圖書局藏

行發社版出生人 日十二月九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人生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目錄

封面：畫餅圖……………曹涵美

如新聞評論 隆重木偶

此 貧富統制 王道配給

生 賣身 中秋回頭……周子曰 (一)

漲破了世界的「天」……雄長 (三)

從「有朋自遠方來」說起……胡言 (五)

關於不穿長衫的問題……木卓 (七)

在「康梯凡第」上二十多天……霖芸 (八)

讀著專欄……暴風雨……離鳳 (一一)

記某國術家……貝棠 (一二)

做媒人……文韜 (一四)

歷代書畫展參觀記……隱盒 (一六)

冶盒叢談……………冶盒 (一八)

談故……………竹醉 (二〇)

賽馬 怎樣的學習騎馬……貢障 (二二)

馬場小新聞……………文心 (二三)

國郵中之珍品與貴票(一續)

龍頭樓主……………龍頭樓主 (二四)

集郵小問題……………護封 (二六)

集郵的興趣……………護封 (二七)

聯誼義海軍三戰述評

東隅……………東隅 (二九)

我的體育因緣……………必力 (三一)

長篇 浴室奇屍……………率餘 (三四)

如此人生

周子白

新聞

今日之區報館編輯者，竟亦發出「需要新聞」之呼聲矣。或謂此種現象，固非奇事？而余則謂其實不然。此覺得不耐煩之報館編輯，殆亦時代落伍者之流歟。

蓋斯時何時，米店老闆但能遷戶口米以果腹；布店主人但能運配給布以存體，而太平天下，安定民生之大時代也，則報館之節約新聞，殆亦平常，不待言喻。

余雖非一歷史重演論者，但入秋病足，伏處斗室，幾架破書，聊以爲伴。乃知歷史未必重演，舊籍偏多新聞，加以編次，亦成文章，溫故知新，良有以也。

評論

或謂今日之新聞或無可聞，而今日報紙之評論，未嘗無足以取快一時者，寧非好現象耶？余曰是又不然。蓋今日受報紙評論之攻擊者，不外兩種人：一爲因官發財者；二爲因商致富者。故讀者於發財之富人固覺可厭，而於攻擊富人者，似亦不可不重視焉。

七條類稿有一則云：「貧者士之常，孔孟

人生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

不必論矣！而莊周，頗真卿皆乞米矣。當周不立言，真卿無大節，則何異於常士？故曰：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恥。以貧賤而罵人，無道德而輕富貴，妄人也！」

隆重

人當受人隆重與敬禮，無不以爲殊榮，然亦有例外焉。當洪承疇之降也，「皇太極大悅，即日賞賚無算，陳百戲作賀，諸將皆不悅曰：洪承疇一編囚，何待之重乎？皇太極曰：吾憐所以掃風沐雨者，究欲何爲？衆曰：欲得中原耳。皇太極笑曰：譬之行者，君等皆暫日，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樂？一夫承疇恩遇之隆，固無極矣，二臣之羞，終不免耳。」

木偶

海上在不久以前，曾一度出演木偶戲，但終不爲人重，大約觀衆以爲人戲雖假，人總是真，若夫木偶，則偽之又偽，宜無足觀也。

王陽明先生有詠傀儡詩云：

到處逢人是戲場，
何須××夜登堂，
浮華過眼三更促，
名利牽人一線長。

君子自應相詫說，

××亦復淡悲傷，

本來面目還誰識，

且向燈前學楚狂。

江遠之謂如此詠物，不著色相，非高手不能，誠定論也。

貧富

有讀者讀本刊第二期拙作「今人論食論」，抵書於余，詢余今日貧富之判果何在者，余戲錄一笑話並一詩寄之云：

笑話：「有官人者，性貪。初上任，驛城隍，見神座兩旁，懸有銀錠，謂左右曰：與我收回。左右曰：此假銀耳！官人曰：我知是假的，但今日新任，要取個過財吉兆。」

詩曰：「誰道巴家富？巴家卜僱郎。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燕雀紛無數，機軸數不收。夜來添顯富，新月掛銀鈞。」

讀此二則，於今日貧富之道，蓋亦可以思過半矣。此詩題曰：「巴家富。李姓女作。」

統制

李維裕爲浙西觀察使，維宗親東臺督辦熊千匹，幕裕妻言，立賜天馬整條狗，文源

南京圖書

置，惟樂與賞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曉。便詔爲停。

漢軍間，中使持札至成都，令轉運司織龍纛二千，幟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旂者軍國之用，敢不率詔，戲服羅惟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之三。

嗚呼！觀夫昔日帝皇之尊，尚須受臣下之統制與配給，則我儕小民，今日能得十碼以卒歲者，宜亦可以休矣。

王道

吳起仕魏，治西河，欲輸其信於民，夜置表南門之外。令曰：明有人偵南門外之表者，仕要大夫。明日，晏民猶相謂此必不信。有一人試往偵表，起自起而見仕之長大夫。明夜，又復立表令如前，邑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民信起賞罰。

衛公孫鞅入秦爲左庶長，與孝公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乃立三丈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

余嘗學爲之論曰：先王之世，言而民莫不

信，行而民莫不悅。未聞懼民之不從，假辭賞刑威以脅之者；假辭賞刑威以脅之，民雖從，猶有不信不悅者在也。

是以起卒有攻殺之懼而執卒有車裂之禍。周子曰：我聞諸玩物喪志，玩人喪德，今知玩法者，亦足以喪生也。

配給

金陵瑛事有一條云：「儉庶梁公，在廣西左布政時，終日坐衙不散。凡屬官日用食料，皆有一牌，經其判斷，不許過多。右布政林公某，一日欲市肉數斤，儉庶裁去其半。林公大怒曰：你管得屬官，管不得我。大罵入衙去。儉庶聞之，不動聲色。次日林公謝罪曰：此後不多買矣！」

若梁公者，可謂今日配給之祖矣，所不同者，昔以節官，今以約民是也。

賣身

唐伯虎以戀一婢子，調至賣身爲僮，里巷相傳，以爲韻事。虛實姑不置辯，其不足爲辱，則世論所同歸也。今讀某筆記云：「漢中有三好，吳三桂好爲人主，士大夫好爲人奴，胡國柱好爲人師。凡賣身者，皆師事國柱也。」

避之賣身於平西王也，亦國柱爲標。其與文曰：「立賣身書楚離府知府馮麟，本籍浙江臨海縣。今問母某氏，賣身平西王藩下。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世有賣官於爵，未聞有爲官而賣身者，奇哉！

中秋

中秋詩，古人佳作多矣。余獨憶董郊詩：

嫦娥竊藥出人間，

藏在蟾宮不放還，

后羿遍尋無覓處，

誰知天上亦容奸！

從此詩看來，天上人間，有何區別，若夫地獄，更無論矣。

回頭

今人莫不懷喪於物價高漲之逼人，以爲吃虧太甚，余初亦未能免俗，比讀張果老倒騎驢圖詩云：「世間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不覺欣喜萬狀，惹思頓消，蓋余屈指一算，卽以衣食兩項來算，有生以來因高物價而吃虧者只三五年耳，而以前所得之便宜已三十餘年矣！故不敢自秘而供獻於今之討論人生問題者。

漲破了世界的一天

· 雄長 ·

「食殘豆粥掃龍蟠，裁筒五尺腰以新，節間汗流火力透，健僕取將仍疾走，兒童却立避其鋒，當階擊地雷聲吼。」這是荆楚歲時記裏所載范成大「爆竹行」的詩句，有人就根據此，認為中國在南宋時，爆竹這一種玩意兒，早已很普遍地盛行了。

外國史裏也認為火藥是中國所發明，十三世紀中，蒙古兵漸漸的以之輸入歐洲，但是中國的史冊，却反未確載這一種世界有史以來的大事！

我們在幼小的時候常常聽到師長們訓戒我們說：「勤有功，嬉無益。」當時我們自然聽不入耳。可是現在想來，此話確有至理。即是那首詩歌裏的那幾個南宋時健僕和兒童，誰會想到當時的一種作為遊戲的玩意兒，到現在會因牠而幾乎震燬了整個的地球呢。

現在的上海，不是正在鬧着物價高漲的問題？其實現在的全世界的騷擾，也無非是由於科學上的「漲力」在那裏作祟罷了。

說到科學上的東西，是很多很多的，我為什麼要專門提到「漲力」呢？因為歸納起來，現

在人類所享受的火車，汽車，以及人類遭殘害的大砲，軍艦，無非是一點「漲力」所起的作用而已。

科學家利用蒸汽及油類所產生的「漲力」來推動汽缸，從此人類生活歷上起了一次大大的革命。一切交通用具的原動電力，及一切工廠的原動力，無論是間接的，直接的，都依靠了「漲力」在推動。中國的七八十歲的鄉下老伯伯，也知道賣一部柴油機來車水，比靠他的孫子媳婦們赤腳去踏水車來得便利了。

軍械科學家現在利用了這種汽缸的能力，發明了什麼俯衝式飛機，什麼飛行堡壘，一切機械化部隊……如若沒有了燃油機的發明，當然決不會有現在東戰場的一百二十噸的坦克車的製造。可是如其這一百二十噸的坦克車一旦而失去了牠的發動力，這一座龐大的怪物，就非得需要二三百人的力量，才能在極硬而光滑的柏油路上把牠推動。即使如此，輪推動的速率，每點鐘也不過二英里罷了；如其在高低不平的田野間，根本就要寸步難行了。人圖一：你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牠還能作戰嗎？牠



出品精良 成份準確

製售：85°漂白粉及10—40%液體燒碱
兼營：各種化學工業原料
公司：上海四川路三十三號七樓七〇五號
工廠：上海安和寺路楊宅路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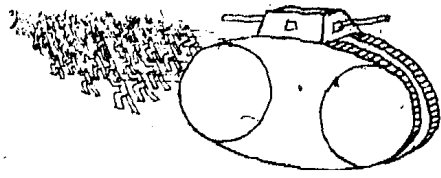
怡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天豐電化廠

電話 一〇三二〇

還有什麼威力可誇嗎？在潛水艇，也免不了同樣的原理。

中國的專開心老祖宗用了「柳炭」，「礬石」，「硫磺」三種原料，做成了一種混合物叫做「黑藥」，在着火之後，可以發生極大的「壓力」，當時不過拿來放在竹筒裏通了藥線，作為爆竹，花筒，烟火玩玩。此後逐漸改良，用鐵料製成連頭的梅花銃，作為武職行軍時，文官上任時，以及紳士們婚喪喜事時壯壯聲勢的東西。



自從這玩意兒傳入了西方，外國人發明了

水銀及鎂水製成的白藥，代替了「藥線」發火，就變成了正式的殺人器械了，不過在現在看起來，這當然是非常起碼的。(圖二)

(1) 現在棉花製的無烟火藥，石炭酸製的黃色炸藥，石油內提煉出的「多維」又



製成了 TNT 炸藥。這種種用來作為和平的建設工作的固有用，而用來作為戰爭的破壞利器的也不少。

(2) 如其讀者不以為者是神經病患者的話，而我們更捨棄了，死光」和「毒氣」不談，即就槍炮的範圍以內再行進步下去，那已經是很够有趣了。將來鋼鐵的耐熱力再有增強，而將四十五生的大砲，像機關槍那樣能一分鐘來一個五百發，那嗎，如其以上海為對象的話，只消把輪裝在二十四層的樓頂上，不到兩小時，上海就化為一片平地了。再擴大一點說，也許將來會造成一個炸彈，在一煞那的時間裏把全世界都燬了。

中國的發明火藥「漲力」的老祖宗，要是看到了我們現在的情形，是生氣呢，喜悅呢。會不會覺得我們是太頑皮了而要打我們的手心呢。而我們也正不妨仔細想一想，我們為什麼不學學我們的老祖宗，只是逢時逢節放放花爆玩玩，無憂無愁地一世一世的過下去呢！

人生徵稿小啓

「人生」並非一人刊物，故絕對接受外來稿件，以符本刊團體公開之本旨。至於本刊前兩期，看似分門別類，但亦決不刻舟求劍，強人削足就履也。故天下之愛護「人生」者，儘可各就己見，任情發揮。事不分大小繁簡，地不限東南西北，人何在男女老少，時不論上下古今，只要是大好文章，在本刊一律採用。(稿酬每千字五十元) 如是云云，言盡於此，爾情與否，端在諸公！

人生特種徵稿

- 本刊擬徵求下列題材之文稿：
 - (一) 猶太種族的生意經
 - (二) 大中學生活課外生活實錄
 - (三) 某先生發財記
 - (四) 單幫客人經驗談
 - (五) 五百元下薪給人家用支配法
 - (六) 上海最豪華的衣、食、住、行
 - (七) 黑市場問案記。
- 上開徵文以確有事實根據者為限，需文體不拘，每篇限三千字，一經刊出，最低稿酬每篇二百元。

從「有朋自遠方來」說起

·胡·

前幾天從外埠來了好幾位朋友，有朋自遠方來，本是不亦悅乎的事。但衡以人情世故來說，應該請朋友吃一頓飯，藉盡地主之誼，而現在物價奇貴，一餐之需，動輒數百金，自審收入有限，實不勝其負擔。於是心裏很想和朋友熱絡熱絡，徒以短於經濟，弄得不敢熱絡。

俗語有所謂「酒肉朋友」，這是說以酒肉來聯歡的朋友之無聊。其實朋友全靠酒肉，沒有了酒肉，也就沒有了朋友。無一飯一酒之往來，朋友的關係又怎麼會深切呢？在昔儒者，大多寒酸，且又大多吝嗇，你不肯請我吃頓飯，我不肯請你吃頓酒，朋友往來，惟有以學問道義相勉，互不喪失分文，友情虛浮，於是自我解嘲曰：「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們試想，真是交誼淡如水，這還能算很好的朋友嗎？

我平時愛和朋友熱絡，同時也深知必藉酒肉以聯歡；可惜酒肉之價太貴，取歡於朋友，則太辛苦了。力量上不夠和朋友熱絡，這確是無可奈何的事實。而若于朋友未必會了解我這種情形。此次明知有幾位朋友往××飯店，我很想去拜訪，竟不敢去拜訪。假使光是拜訪而不請客，人家會罵我太不講人情，而要我講人情，實在力有所不逮。有一次在路上遇見了一位由家鄉來的朋友，握手言歡，彼此都很快慰，但一看時間正是午刻，想到了午飯的問題，又默計囊中法幣的數目之貧乏，頓時精神上感到嚴重威脅，祇得向朋友託辭另有約會，不能奉陪吃飯，很歉然的道了一聲「會就走了」。這在朋友將以為我近來已變成「君子之交淡如水」了，其實我眞不想做君子，蓋不得已也。

七折八湊的算算，自己按月收入，百元鈔票也有薄薄的一疊。這在過去自己不會相信能賺這麼多的錢，更不會相信賺了這麼多的錢反而過越過不下去。就以上月而言吧，也就爲了自遠方來了幾位朋友，陪他們上幾次茶館與酒樓，百元鈔票一張一張的消失了，弄得整整一個月中間促不安。從切身感受中得來：有朋自遠方來，一方面是不亦悅乎，另一方面却常常弄成「不亦樂乎」的局面。——這「不亦樂乎」當然不與「不亦悅乎」作同一意義，而是指經濟情況的局促促促。

上月的創痛還沒有平復，此次又自遠方來了好幾位朋友，我不甘自苦，祇能一律以「君子之交」來對待他們。可知一切全要憑經濟來決定的，我並不想做君子，但經濟限制我不得做小人，祇能做君子，還有什麼辦法呢？

說老實話，現在聽到有朋自遠方來，心裏就會忐忑不安，最好是裝作不知，假使朋友來訪，就關照茶房答覆：「人不在，出去了。待得朋友回去之後，寫封信去申說失迎的抱歉，并希望下次來惠事前函知，藉圖暢叙，這樣友誼還是弄得很好，而法幣可以無損。此兩全之計也。」或有以爲這辦法品格不高，但說穿了，爲了限於經濟，無力招待，這也可以原諒，且亦大堪同情矣。

就必欲與朋友熱絡而言，則我覺得與其請朋友吃茶，庸可請朋友吃飯。吃一頓茶點價錢並不便宜，而受之者祇以爲吃一頓茶而已，不足爲齒；要是吃了一頓飯，情形就不同了。譬如說，朋友同去，有人問他：

「你此次到上海有沒有見到某人？他沒有招待你？」於是朋友就可很高興的答覆：「見到了某人，他很殷勤，在新雅請我吃了一頓飯。」而聽的人也會很高興起來。要是在金門吃了一頓茶，則答覆將變爲：「見到了某人，我也不想他招待，我們祇是在金門吃了一碗茶。」語調陰陽怪氣，誰付的茶賬都不屑一提。受之者算是白吃，請的人也就算白請，而一次茶點賬有時竟與飯賬相差無幾。

提起上茶室吃茶，真怕遇到熟人。記得有一次，約了一位朋友上金門，兩人清談，以爲所費決不會超過百元，那知臨時來了好幾位朋友，承他們好意來和我們拚桌。他們一落大派，絕不計及結賬時的如何對付，點心一疊一疊的叫來，冰咖啡也一杯一杯的叫來，冰淇淋吃得有滋味，再來一個。結果由我付賬，所費二百六十元有另。事後我對同去的一位朋友說，今天遇到的幾位仁兄是向我表現敵前登陸，我猝不及防，囊中所有準備已全軍覆沒。朋友笑了，我也笑了，而我的笑是苦笑。

想想現在的物價真使人神經衰弱，吃茶點要吃到三百元，這簡直不成話說。十年前，連有四整桌的魚翅酒席不過十元一桌，還有結婚大典，備三三十桌酒席已十分像樣，所費亦不過三百元，而這一來，老婆已進了門。現在三三百元祇供四五位朋友吃茶點，茶室裏雖也有風姿瀟灑的女侍來招待我們，但付賬退出不能把她帶回家去。

有一位朋友曾經細細算過，戰前一位摩登姑娘祇要十六塊錢。這自然不是說化十六塊錢就可買進一位摩登姑娘，而是說黃毛丫頭變成摩登姑娘的一應服裝費用祇須十六元，而這十六元中還包括一雙長統絲襪。要是那時也像現在的盛行赤腳，則十四元八角也就夠了。

近來物價奇漲，大多數人都感到錢不夠化，但大多數人都把錢看得很輕，現在連斤斤較量於幾角錢的進出之人大概很少了吧？但我很清楚的記得，戰前爲了幾角錢也會看得十分鄭重。譬如說，在南京路看到一

雙料子要壹元四角，而向西新橋去買祇要壹元二角，那末爲了這兩角之差，我就甯願在烈日之下冒暑趕到西新橋去買。現在想想何用這樣認真，而當時確是這樣認真過來的。

物價是在最近三年中才突飛猛進的，三年中加速度的昇高，使人迷離恍惚。廿九年夏，普通西菜還不過兩塊多錢一客，要是個人進西菜館，三客公司菜，加以三瓶啤酒，吃完結賬，還不到十元。這一個數目，現在想來，使人不能置信。一年之後，各種物價都加倍轉了灣，公司菜就買到七八元一客，要是三個人進西菜館，縱使免除啤酒，也得要三十元才可結賬；這在一般收入未能與物價相配合的薪水階級，就視爲很大的負擔與很富麗的節目了。記得三十年夏，我在×地，午晚兩餐祇是和一個朋友進××餐廳去解決，我們沒有力量每餐吃公司菜，那裏有一種所謂節約西菜，是一個湯，兩個麵包，一碗鷄保飯或茄利牛肉飯，最後還有一杯咖啡。售價兩元五角，我們每餐就吃這個東西。在我們已是特別簡單了，而一般同伴都以爲我們太浪費，經他們一批評，有時自己也覺得是太浪費了，因爲整月計算，這樣吃法，須費兩百元之譜。兩百元，在那時還算是一筆巨款，而現在想想，我們真關足手便宜，兩元五角在此時買不到三塊大餅，而我們吃了湯，吃了麵包，吃了飯，又吃了咖啡。

從那時起，我們就覺得有力量吃得好一點還是趕快去吃，不要以浪費爲可惜，要知愈浪費也就愈是佔得了便宜。譬如說，現在西菜要八十元一客，去年還祇是三十元，那末去年多吃幾次，不是佔得了便宜嗎？但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現在趕快吃還是便宜的，因爲明年今日就會漲到二百元或三百元了，或者甚至費了二百元或三百元還吃不到。

錢這樣的不經用，這使我們一方面覺得非大量的增進收入不可，但同時也覺得非把它舒舒暢暢的用光不可，多了錢有什麼意思呢？要是我

們現在節衣縮食含辛茹苦的節存了一萬元，到若干時期之後，這一萬元祇够買一塊大餅，則此時之節衣縮食，豈非冤枉？

讀本刊創刊號「拙荆日記」，其中所記家用賬，在當時是一個平凡的記錄，而現在看來就是一篇幽默文章，那末依此類推，此時一擲萬金的豪華，明年後年之後，也將以爲渺小得可笑矣。

在目前，寫文章實在不須多動腦筋，祇要記家用賬，對大餅漲價到壹元之類略抒驚奇之感慨，揆着到明年發表，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了。因爲形勢所趨，明年大餅售價，自會由兩元五元而漲至十元，那時讀

關於不穿長衫的問題

· 木 幸 ·

有一般熱心於節約運動的人，提倡短衣運動，尤其在熱天，穿一件長衫實在是多餘的。可是大家討厭穿長衫，而大家爲了維持上等人士的體面計，都不得不忍耐穿起那件討厭的長衫。其中有經濟力量實在窘迫，而又不能不勉維上等人士之體面，如小學教員之類，每不惜借債告貸，以置辦長衫，其苦痛則有不堪卒言者。所以提倡不穿長衫，這不僅有關節約，且亦一大功德，由此可減輕無數勉力穿長衫者之負擔，並解除其不必有之苦痛。

然而前天在某報上讀到一篇文章，作者說明會爲實行節約運動，穿了短衫上寫字間；但引爲悵然者，在回來途中接連遭受檢查人員之嚴厲檢查。他是第一次穿短服出門，而也是第一次遭受這樣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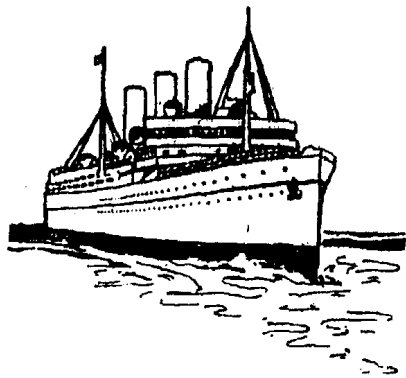
到因一元而發驚奇感慨之論，就會忍俊不住。家用賬大多是太太們去記的，因此我又想到此時略識之無的太太們，日後將全被人視爲文藝作家。她們的作品就是家用賬，而這些東西必然會成爲讀者最愛讀的作品。說得再偉大點，這些作品還有其歷史價值。若干年之後，一般考據家發現了某太太的家用賬會視爲最珍貴的材料，而憑此以探索某一時代社會經濟之變遷與人類生活之進化呢。

話越說越響，也越說越文不對題，這裏就此結束。希望太太們努力，你們要成爲文藝作家嗎？要的話，趕快記家用賬。

厲的檢查，他過去一直穿着長衫，經過衛道一直受免檢的優待。於是經驗使他知道長衫還是不便脫下，第二天還得穿上。

這是一個可以信其必有的事實。我們知道服裝穿得最整齊最漂亮的人物，往往正是最卑鄙最下流的傢伙；然而檢查人員的眼光並不這樣，他們對於服裝整齊漂亮的人物可以馬虎，所要求以認真的就是不穿長衫的一輩。

我以為要提倡節約，使短衣運動之普遍風行，先須取得衛道要道車站碼頭各處檢查人員之協助。若不穿長衫，旅行反覺便利，反能獲得檢查人員之尊重與優待，則才能使大家覺得長衫實在是不必要的東西。



在「康梯凡第」上二十多天

· 霖 ·

—— 回憶隨感集之一 ——

奧康梯羅梭 (Conte Rosso) 號郵船康梯凡第 (Conte Verde) 的離沈，是最近有趣的新聞。霖先生用另一種的風格，抒寫他和該船的一段因緣；如讀者也用另一種的筆法，想來可以體會到許多不同的感想。霖先生同時附來了一張康梯凡第的照相，尤倍刊登，特此誌謝。

編者識

這是九年以前的事了！正確的日期因為那本手寫的日記簿早在八一三戰事以後滅失，無從在記憶中推算出來了。通濟隆預定的裝鋼車到達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車站的時候，已是晚間的八點鐘。在暗淡的燈光之下，降上了 Gondola。雖不是一個星月皎潔的深夜，船槳的拍水聲，輕膩的水面閃爍着水旁建築內的電炬的倒影，涼爽的微風送來了遠處悠揚的歌聲，在這樣令人陶醉的暮春的和暖空氣中，蕩漾在大運河的支流裏的在返國歸途中的我，實有留戀不忍離開的感覺。直到一再穿過了十餘座灣背橋的橋洞，船夫關照了已經停在我到達的旅館的邊岸，才不得不捨舟登陸。然這一個甜蜜的夜渡，至今還遺留着極深刻的印象。

預定歸國的郵船「康梯凡第」，在翠巖經查詢後還要兩天從第一個碼頭脫星斯天啓駛到威尼斯。我整整地在這名勝之區遊了三天。聖馬可廣場的鐘亭，博物院內的名畫，喝香帶酒，吃肥嫩的春鴨，還有一切其他的旅行者的享受，終會覺得厭倦了的。可是泛舟大運河的中流，坐着一搖一擺的 Gondola，這種優閒的情調，緊緊在腦海中不會磨滅。該是開船的那天，我很早在茶點以後乘進了「康梯凡第」的經濟二等艙內。在大運河兩岸的新綠的樹葉的色彩漸漸地轉成深褐色的黃昏，紫紅的雲霞已在聖馬可高塔背後慢慢地消逝了的恬靜的氣氛裏，忽然傳來了鏗鏘的軍樂聲。有五百人數的長蛇陣，並不穿着整齊的制服，正意大利國旗飄揚之下，凌亂地直向這船的人口進來。頓時全船的甲板都給他們佔滿了，甚至烟囪上，通風筒旁，桅杆的頂上都站滿了。船才安穩地離埠啓行了。兩岸的房屋內窗中滿擠着的男女都在亂揮着手巾，還引得船上的數百人都報以高聲的歡呼，混雜着岸上急促的樂聲，慢慢地在那駛出大運河的過程中間斷了。

先前，我不甚明瞭這事的究竟。船上的事務長告訴我：「這班粗鄙的鄉人都是調往阿比西尼亞前線去的兵。」他又說：「這許多人都是爲國效勞的法西斯黨員，我們不便去責備他們那樣地不守秩序。照例

才他們爬上桅杆的舉動，喝阻也沒有辦法；虧得他們到紅海的馬薩華就要上岸的，否則這條有關國家體面的郵船，遲早要給他們拆毀的。」

果然，經濟二等的乘客都不安於位了。吸煙室，甲板，臨時游泳池，都給他們這許多兵們包辦了去。乘客在食堂進餐的時候，他們又都立在走廊內用着新奇的目光來看，或是高聲的談笑。甲板上既吐了痰，香烟尾，和糖果的紙屑，船上的清潔夫爲了無法收拾而常有與他們口角衝突的。船長對待乘客終算較有禮貌，把經濟二等的客人都請到二等艙去居住，暫時用滑梯方法來避而避之。然而在夜行的長夜中那甲板上引吭高歌的叫喊聲，還不時把許多乘客從睡夢中驚醒而致失眠。

「何必要發生戰爭呢？他們離開了家鄉開到非洲去，其實是何等慘慘的遭遇。幸而意大利攻擊的對方是僅僅全國只有一架老式飛機的阿比西尼亞，否則郵船裝運士兵到交戰國去也應該是一個轟炸的目標，「康梯凡第」隨時可以遇到最悲痛的命運。然而這樣一艘華麗的一八七六五噸的郵船，從歐洲到遠東的上海已不難超過三星期的如行，我還會遭遇任何的不幸。最抱歉的，不幸而發生了戰爭，裝運一部的士兵使乘客感受種種不便，務請乘客們體諒原諒。」這樣感傷式的口吻在船長的隨便的閒談中常常宣佈着，乘客們逐漸反而得到了安慰和同情了。

船出亞特利里亞海的南端，在靴形半島的東南角上的勃林特西停駐了半天以後，直越地中海而向波賽進發的航程中，「康梯凡第」在平靜無事的海面上，格外表顯着她的威嚴的姿態，雄視着一切經過的商船，乘客們都覺得添了無限傲傲的氣概。

船經蘇彝士運河正在黑夜中，照例在船頭上裝配了極強烈的光線的電燈，以便通過這條在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七日開幕的稱爲世界奇蹟之一的河道，這是縮短歐亞航線的近路，但是把軍事上的利用來說，誰說不是造成殺機多端的一個媒介。即使從當年意阿戰爭說起，如要從好望

角繞而運送軍士，這一場糾紛恐決不會爆發的吧。尤其偏於非洲東岸而相近紅海南口的意屬蘇瑪列蘭，意國也不會想到這是一所有利的殖民地向西北部伸張其勢力到阿比西尼亞了。那末這許多拋棄別子的士兵，又何勞千里迢迢地出征，儘可靜守家園享受天倫的樂趣。事實並不盡然，這幾百位士兵的勇氣是值得佩服的，他們並不因爲離家更遠而有所憂慮，他們在這人造運河的過程中的歡呼快樂反而比較從前是熱烈。要不是那位頭等艙裏的一位失眠的貴婦請求船長親自去勸戒他們，他們永遠也不肯寂靜下來。

大約一星期的海程，終於船抵馬薩華的港外。乘客們倒並不覺得這許多士兵要下船去了而可以舒服一些，但是所有船上的青事們都面露着笑容。尤其那個酒排間裏的長腿西恩，迷到走上櫃子去喝酒的乘客，他一定搭訕着說：「這許多討厭東西要走了！」

船並不停靠碼頭，下面來了許多由黑種人搖槳的木舟，木舟上有軍官照料着，他們全部換乘上去後，「康梯凡第」即時解纜。只見那許多官兵在木舟上都站立在軍官背後舉手向我們的船行着法西斯黨的歡呼。我們俯着甲板的欄欄看着這幾十條木舟正在向着那遠處的黃色砂石的邊岸前進。偶一爲他們設想那熱帶的軍隊生活不知將把這一羣人煎熬成什麼一個樣子，更覺我們在郵船上正像是天堂，他們下了木舟無異墮入了地獄。

清潔夫把甲板用肥皂洗刷了兩天，才恢復牠的本來面目，其餘的一切也都收拾得乾乾淨淨。出了紅海向東航行在印度洋的北首的某一晚上，船上就放映電影。據說在紅海裏原有一次電影節目因怕觀眾太擁擠而臨時作罷的。影片先也是新聞片，黑衫首相像喇叭一般的閱兵演說是何等地威武，被檢閱的軍隊的步伐是相當整齊嚴肅，放映在銀幕上的畫面是够令人欽佩的。正片的名稱是「國家的威靈」Prestige of Nation，結

述法國征服一個熱帶殖民地的故事，那白種軍官雖然犧牲在土人的手中，然而經他生前的奮鬥，排除了許多艱難的障礙，結果得到了最後的勝利。這樣題材的電影是那時上海的檢查會通不過而看不到的，所以看過後至今還有津津的回味。

快到孟買的前二天，船上佈告須先種了牛痘才可以上岸。我們許多中國同胞推派了我去向船醫詢問。記得這是一天上午的十點鐘，我在船上的醫室門外等候了半小時沒有人來開門，門外的應診時間是上午九時起的，我就詢問走過的一個管事，據他的回答是船上病人很少，所以時間並不一定。正在說着，一位魁梧奇偉的人走來開門了，管事就說這就是醫生。我進入了室內，一切陳設都很清潔，最觸目的便是墨索尼里的照像，高高地懸掛在中央。醫生問我：「你是不是種牛痘？手續費是十五里拉。」我並沒有請他種，但我說我是代表來詢問的，便退了出來。臨走的時候，他要我告訴他了我的船位號碼。

同胞中有一位是從德國學醫回國的曾博士，他帶有自柏林買來的牛痘苗。承他的好意，大家何勿每人省掉了十五里拉，由他每人義務施種了。一共七個人，他都親自簽了證明書送給各人。

兩天後船停在孟買的碼頭旁了，我們拿了曾博士的證明書都與匆匆地準備上岸去，豈知都被拒絕了，說是非有船醫的證明書不可。曾博士認為可向船醫去據理力爭的，他和我走進了醫室裏。「種牛痘嗎？」船醫先開口。曾博士將已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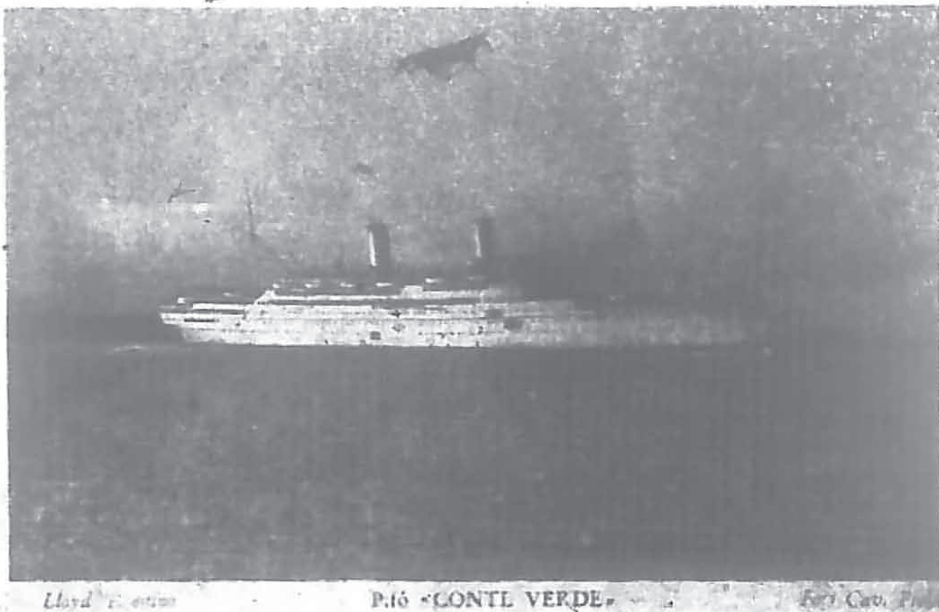
種過為對，並向他將經過說明。船醫儘是搖着頭。曾博士有些見急了，便說明臨時種牛痘倒不能防止傳染天花，預先種好的效力反而安當，同時拿出他身旁的護照以及留德在著名醫院實習的證明文件，他只笑了一笑毫不理睬，我們只得退出醫室。臨行的時候，還看見他站立在墨索尼里照像之下表示一種輕視我們的譏笑。

這天中國同胞四十多人都沒有去種牛痘，誰也不願上岸去。我暗想那船醫在他的預算上，至少，短少了一筆約有六百里拉的收入。

經過這一次小小的齊心一致表示，我們中國同胞彼此的感情更爲融洽起來，其時無形中成立了一個團體。大家都在回國的旅途中，在同一的郵船上早晚見面的機會，既這樣的密切，這團體也會收獲了一件滿意的效果。

船長終究是一船之長，他受到國家的委任，當然有應變的決斷。一經我們的代表說明我們中國人都已種過了牛痘，不願再種的話，他就答應曾博士的證明書與船醫的有同樣的效力。所以以後到錫蘭，星加坡，我們上岸都沒有遇到阻礙。

歸心如箭的我，將要到達上海的那天的清早就起身的，箱子還是隔夜整理的，因為沒有事，儘是在甲板上遠眺本國的海景。銅沙洋面遠遠駛過的許多帆船，真是最美麗的東方風味，久別重逢的許多帆船，因爲想到立可以團聚的家庭，朋友，遂，格外親切可愛。興奮過了分，因爲想到立可以團聚的家庭，朋友，一個一個在假設他們的面貌怎樣的變動，又猜度他們是否已經接到了在



香濃發出的電報而到碼頭來迎接我，又一個一個的細數着來接我的有幾個人，有些什麼人；竟然連早餐都忘掉了。若不是通知中膳的鈴聲震醒了，我定要看到了吳淞口再行下船呢。

飯後在吸煙室內閑談中聽得同胞們都在批評船上質價的費用給得很多了，他們還像不滿意的話。我方才明白這筆心願還沒行了結。然而在半小時內就可以停靠在公和祥碼頭了，只得急忙忙去找侍候我的房輪的管事，等到了以後他知道我要付賞錢，便領我到一隻臨時佈置起來的寫字台那邊去。許多管事都在那裏，這是專收小賬的所在。一個管事交給我了一張賬單，大概是洗衣飲酒等費用，我便收了賬單把應付的錢另加賞錢都結了。想來沒有再比我付得遲的乘客了，我付完賬，船已在公和祥碼頭旁停下了，一刻鐘內已坐上了直駛江海關的「Tender」上，果然在短促的時間中和迎接我的親友們會面了。二十多天早夕相共的「康梯凡第」漸漸地淡忘記了。直到回家在一年期以後發現那張船上管事給我的賬單內有着一筆「種牛痘費十五里拉」也開列在上面時，我重復想起了那船醫的禱笑影子，又想起了與我有過二十多天網練的「康梯凡第」了，又想起那個有應變的決斷的船長。

「何必更發生戰爭呢？……」康梯凡第「隨時可以遇到最悲哀的命運。……」果然在九年後的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上午七時十八分「康梯凡第」在船長領導全體船員向該船舉行告別禮後墜沈於中國上海愛多亞路外灘和平紀念神像旁的黃浦江中。

然而，不久，最近的不久，也許就能夠優閒地坐着 Gondola 泛舟瀟灑於威尼斯的大運河中，決不會是我的一個空空的夢想了吧！

九月九日燈下

讀者專欄

暴風雨

雛鳳

清早，烏雲捲蔽着天空，一陣一陣旋風，把樹木抬得沙沙作響。不久，雨傾盆地倒下來，風越吹越大，在街上行走的人連傘也不能撐，只好淋淋淅淅地趕路。潮水向岸上湧上來，越湧越高，直達行人的膝蓋。交通也完全停頓，只有三輪車和包車才能做風雨中的交通工具。

我恰巧有朋友約我去吃飯。我照實說我的語言，就叫了一輛三輪車，「飢風飢雨」直達目的地，那位朋友見我「不遠千里而來」，就十分殷勤招待。雞鴨魚肉，滿桌皆是，我和那位朋友，一邊喝酒，一邊談話；那時的我真是樂而忘憂，不知痛之將至。吃飯畢我就告辭回家，出門一看，一片水茫茫，其此處非人之目光所能及。我因為急於回家，看見有許多人在水中行走，我就也涉水而前。這時水還沒有我的兩膝那樣高，真是不幸中之大幸。行了不久，靴子就出來了。我的腳一歪，水就立刻灌進了兩靴，還流進地十分多。行行重行行，我到底逃出了這「威尼斯」。我立刻就想叫一輛三輪車，突然的一聲，一輛三輪車因為風刮得太厲害而傾倒了。這輛立刻把我的念頭打掃了。行不多久，又是一片汪洋似的水把路阻斷了。我本擬另找別條回家的路，但路已斷了，只好硬着頭皮再來一次涉水。起初，水只是在腰蓋之下，後來漸漸又淹沒了腰蓋，直達大廳。這時我已沒有勇氣再前行，但是我已涉了不少水路，不能前功盡棄。在潮虎擊下之情形中，我只好硬着頭皮再向前邁進。後來我忽然漸漸走到較高的地方，水就漸漸低下來。我真是如獲至寶，受盡了折磨，才踏上沒有水淹的黃路。這時雖然已近，於是我就深深呼吸一下，預備愉快地回家。轉了一個彎，這兒見自己的房子，我給果住了，我家的竹籬笆完全塌下來了。我在恢復知覺之後，才慢慢回去。暴風雨雖然摧殘損失了不知多少的財產以及其他的損失，我終於保住門戶孔而重運我的家。明天天色放晴了，我仍是很平靜地在我的家中。

記某國術家

· 貝 棠 ·

爲了近幾年來，不斷地在狂風暴雨的環境中掙扎，身體逐漸地衰弱下去。我的老友楊延年博士，給我開了四味藥：散拿吐瓊二瓶，某種注射劑三十針，研究老子學說若干年，練習太極拳終身。

這幾味藥，確是雙管齊下，對症的良藥。

我雖然明知散拿吐瓊和某種注射劑，是高貴的來路貨，可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居然不自量力地，跑遍了賣飛路上的藥房，希冀過癮一個市面不靈的老板，賣給我點便宜貨。結果，我沒有過癮理想中的老板。「藥治」的計劃，終於被駭人聽聞的價錢，逼使我放棄了。事後一想，這不是自尋煩惱麼？一個連每天買小菜都要打計算盤的窮措大，難道能够寫了一個人的「百無一用」的身體，讓一家的人餓上幾個月肚皮麼？高貴的物质自然應該讓時代的兒們去享受的。這種透澈的思想大概是已經受到「老學」的影響了！

練習太極拳，在我看來，也頗不容易。原因是，國術太神秘化，不科學化；而且派別之多，簡直使人無所適從。所以我認爲練習太極拳，應該從導師入手，而所從的師，必須是我輩中人，否則走江湖賣膏藥之流，實在不敢領教。

可師的人，由於朋友的介紹，終於識着了。是一個炎夏的晚上，朋友約我到薩坡賽路，某前輩的書房中，去參觀某國術家的表演。

一位目光異乎常人，瘦長，背脊似乎有點彎曲的中年人，正在表演太極拳。動作是那樣的輕飄，圓滑，柔軟，熟練，與我們慣常在北平的中央公園或上海的法國公園中所看到的硬梆的動作，迥然不同。一姿長長的太極拳舞蹈般地完成，「面不紅，氣不喘」，這就是本篇所要記的主角。

是日參加表演的一共有三位國術家，我把主角稱作甲，配角稱作乙，丙。

甲很悠閒地坐著，乙一拳向他打去，甲輕輕地用手掌向外一推，乙就如同推枯拉朽般跌在地板上。這裏要注意的是乙的拳並沒有擊着甲的任何部份，而甲的手掌也未碰着乙的拳頭。後來，丙站在乙的身後，用手搭在乙的肩上，乙的拳頭一探，甲的手一擺，說時遲，那時快，乙丙早已山崩般倒地在地上。

乙余穩架式，體塔般地站在臺中，顯露出等候所殺的模樣，甲好像開玩笑似的，用兩個手指，在乙的袖子上或腰腿骨上，輕輕地一拉，乙馬上站立不住，屁股和地板，實行了一番親善。

更不可思議的事情，是戰爭由平面轉到立體。原來牆壁上高高地挂著一座時鐘，這座鐘的高度已經接近天花板。甲叫乙奮拳向空中打去，以鐘爲目標；同時甲也朝牆鐘用手一拂，乙隨即墮倒，彷彿是颶風把一株百年老樹，連根拔起，攆在地上一樣。這種不知所以然的力量，倘使能够發揮到很遠很高的程度，豈不是世無其匹的高射炮麼？

表演在一幕一幕地展開著，大家除了瞪目屏息地觀看外，總不免有點懷疑，以爲甲乙丙三人，在申通着玩把戲，愚弄外行，但是誰也沒有

膽量一試身手。某國術家爲了結束當日的表演，並且使觀衆們得到比較切切的印象起見，叫乙靠近一個壁角站定，一手向前，用食指指定一位站在對面壁角前的朋友；甲用手順着乙的手指，輕輕地一擺，乙便踉蹌躍，跌跌衝衝地，奔向那個朋友，直到手指碰着了對方的身上，那朋友，覺得混身一震，同時乙反而很沉重地頓翻；這足以表示甲在使用神秘的力量時，很有分寸，使人不能否認已被擊中，可是也不至受傷。

某國術家祖籍河南，年四十餘歲，他從七八歲時就練習太極拳，他的師傅是廣東人，姓董，一向住在香港。八九年前，這位董君，忽然心血來潮，知道全世界將要掀起很大的騷動，自己行將不起，所以把所懷絕技，傳授與某國術家。

我和某國術家談了很久，據說這種功夫叫做「氣功」，是每個人的精，氣，血，合而爲一的內在的力量，功夫一到，自能使用如意的。門外漢的我，難免有點莫測高深，不得要領，是親眼目睹過許多事，而對清一代談吐風雅，文質彬彬的人物，我只能相信和傾倒了。

這裏要附帶聲明幾點：（一）某國術家術極深，不願意人家稱他身懷絕技，這篇記事，我沒有徵求過他的同意，所以隱其姓名。（二）當日表演的情形，有一面倒之勢，一方面是輕描淡寫，毫不費力，一方面是實力懸殊，談不到抵擋。所以當時既非精采百出，事後我又沒有一支描寫生動的筆來作記載，讀者未免感覺枯燥。某國術家曾對我說過，要是沒有很深的功夫的人，像今天的表演，是要受傷的，可見乙丙二君也不是平常之輩，我附帶向乙丙二君致敬。（三）某國術家是上海某著名大學的哲學教授，他不是打拳頭，賣膏藥之流的無聊之輩。（四）「人生」主編者有一天到寒舍來閒談，認爲這是有記載價值的事，要我寫一篇文，是爲文。我並不是任何人的宣傳部長，事實如此，價不償由你。

廠藥寧佑



本廠精製各種血清疫苗及化學藥劑，如磺醯嗪啞，佑寧鈣，必淨霜等。所有出品均由專家監製檢定，方始發售，病家購用藥品時，請認明「佑寧」牌號，庶不致誤

廠址上海麥根路二三〇號 電話三一三〇三

做媒人

· 文 韜 ·

一個朋友早到了「男大當婚」的時期了。親族朋友都關心着他的婚事。一年前就開始所謂「相親」，可是相了不少的小姐們，都沒有結果；不是嫌某小姐面目可憎，就是嫌某小姐語言無味。於是相親的空氣雖盛傳於親族朋輩間，而他還是單身，每次他跑在馬路上手臂間從來不會掛着一個女人。

而「男大當婚」是一件無可避免的麻煩，他不能再繼續着相親。世上從來沒有一個女人嫁不到丈夫，也從來沒有一個男人娶不到老婆，終於有一位小姐選中了他，他也選中了那位小姐。兩相滿意之後，想起了一個問題：請出媒人來。

我和他有很好的友誼，而我和女方根據親戚的一條線上轉輾來轉下來，也可算是認識的，於是女方的媒人另有其人，而男方的媒人就由我充任。

我結婚已有多年，而做媒人還是第一次。照新法講，應該說是介紹

人，「媒人」兩字已是陳腐作廢的名詞。但這裏還是稱媒人來得確當，因為一切進行的步驟全是依照了陳舊的方式。

衡以我們家鄉舊式規矩，男女雙方認為相當滿意了，男方應即備一個求親帖子由家長出面，寫着「×××××求親」數字，託媒人攜往女宅，而女宅則準備了一個八字帖子，其中寫着女的生年月日，由媒人帶回男宅。男方取得了女的生年月日，送交算命先生審查男女兩命配婚是否相合，經審定相合了，才舉行訂婚手續。我的那位朋友的婚事就照那舊辦理的。其中有一點最可笑者，按照規定，媒人往女宅請領八字帖子，事前先向女宅約定日期時間，由女宅將紅帖放置客廳中的桌上，開着大門等待媒人的來臨。媒人進門不得開口，亦不用向任何人招呼，隨即將求親帖子交換，不聲不響的退出。回到男宅也是不聲不響的進門放在客廳居中的桌上，仍是不聲不響的退出。要是有什麼話要講，也得退出大門之後，然後再回進去坐落談天。「人不曾分出辭」，這是媒人所必須遵守的，據說否則那件婚事就會合來合去合不通。

我全都照那樣的做了。那天很早就驅車往朋友家裏，把求親帖子備着上車直達女宅，不聲不響的進入大廳，恭恭敬敬的從天然几上請下了女的八字帖子，再把男方的求親帖子放上，而後不聲不響的退出。自己心裏很好笑，但是不敢笑出來。在女宅見到有幾位兒童在大廳上玩，他們看到我那種鬼鬼祟祟的形色，都予以奇異的凝視，我那時真是一個被口之金人，我不能和他們解釋我的滑稽，祇能任他們目為奇怪。

這樣，我又上車回到男宅，也是不聲不響的進門，也是不聲不響的把八字帖子請上天然几。待工作完成，正欲退出，我的那位朋友出來了，他向我招呼，向我講話，我知道這時還是不便開口，但形勢所趨，忍不住不開口，遂吐出了一「准十點鐘在××茶樓吃茶」的一句話，說完我就匆匆的回家了。

回到家裏，鬆了一口氣，很得意於自己之居然能做像這一個滑稽，惟尚有引為矍然者，終於和朋友說了一句吃茶的話。實在我那位朋友並不相信這一套，我是更不相信這一套。但朋友的母親已是年近六旬的人了，她的思想就和她的年齡成正比例，她主張婚姻大事須送算命先生審定，一切應悉照舊規，朋友孝思純篤，就全部順從了。我對人家的事體一向不敢玩忽，爲了誠口不認認真，說了一句吃茶的話，頗操心於這件婚事之能否合得來。昨天接朋友來信，說是已經算命先生審定合格，訂婚日期亦經選出云云；經過順利，聞之大慰。

朋友來信，寫得十分輕鬆，開頭是：「弟爲事業經算命先生推算明白，據稱：此鳥此皮，尙無不合；」中間一段好文章是：「以鳥易皮，物物交換，折衝樽俎，全仗大力，伏維口台開情逸致，鳥事不能不管；雅量恢宏，皮條端賴牽拉。」最後則告以訂婚日期，請我撥冗出席。讀朋友的來信，可知他是怎麼一個富於風趣的人物，而家庭間的思想是那麼陳腐，婚事的決定還是託之於算命先生。

上一輩人的婚事，無不經算命先生審定，訂婚結婚日期亦無不由算命先生鄭重選出了黃道吉日，一切設施，處處顧及到大吉大利，辦理婚事者，不知要說了多少善、善禱的好話，照理世上應全是恩愛美滿幸福的夫婦，但事實往往不盡如希望。即就算命頭情老，也祇是在十分兩相勉強的情緒下無可奈何的忍耐着度其悠長的歲月。說穿了，白頭情老也不是最值得羨慕的事。

這裏想起一個故事：男女婚姻，全由月下老人支配，老人有着一條紅線，紅線是代表男的，綠線是代表女的，由老人把一條紅線與一條綠線牽連了，那男的與女的在人間就成了夫婦。老人把許多線原是整理得很清楚的，某一紅線與某一綠線之牽連必是選定男女容貌才智性情之全部能相配合，所以一成夫婦，必定雙方滿意，長久愛好。可是有一

次老人吃醉了酒，所有整理得很清楚的線全都弄亂了，他也就懶得去重理清楚，馬馬虎虎的把不能相連的線隨便連上來，擲七廿三，於是人間夫婦就此多事，不是他說她性情古怪，便是她說他脾氣暴戾；官廳相合，全部如意者，竟什不得一記。

這故事自然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徒虛造出來的，但人間夫婦多數是不相配合而硬做配合是真是的。我們幾曾見過真有所謂美滿良緣？

話說得透了，那些且不去談它。我這一次算是第一次做了人間的月下老人，我沒有吃醉酒，我相信這次紅線與綠線一定牽連得全部配合。我將很欣然的去參加他們的訂婚典禮，並聽受朋友之囑託，爲乾叩兩宅盡奔走之勞。自然人家的婚事要我去起勁是一種浪費，原所謂不關我的鳥事。然而做人又豈能這樣計較，費一點精神與勞力爲老友成全終身大事，使多年沉浸在寂寞中的一位好好先生，從此手舞足蹈着一個女人，這總應該認爲一件歡喜的事。

東華

皮鞋商舖

有鞋皆美

無樣不新

男女皮鞋
貨真物堅
經久耐穿
永不走樣

南電 京路 雲二 南五 口六

歷代書畫展參觀記

——對於中國畫苑的意見——

· 隱 食 ·

自從大新畫廊結束以後，好久沒有參觀過任何畫展會了。當然並不因為除了大新畫廊以外都不是適當的展覽場所，所以鼓勵不起欣賞藝術的「雅興」；可是爲了我個人的便利起見，往往感覺到去大新畫廊去是比較整齊而舒暢一些，幾年的習慣對於這畫廊的佈置以及管理方面也深刻滿意的印象了。然而遺憾是筆者個人站於參觀人的立場的私見，因爲時常也聽到站在出品人立場上的畫家，很多對於這畫廊的取價太高以及條件過苛等等表示絕大的不滿。這是否便是大新畫廊結束的原因，筆者並不明瞭；但是這年頭，騰出這樣一個寬大的場所，而依靠展覽會賣畫的佣金收入來維持一切開支，勢必入不敷出，這是毫無疑義的。那末要主辦一個畫廊而顧收入來博注各種的開銷，却非一件容易的事。

這次由友人的邀請去參觀中國畫苑主辦的歷代畫展，且承告中國畫苑是一所新創的畫廊；與其說瀏覽各大收藏家的名畫是一個動機，無非說察看中國畫苑的設備也是一個原因。尤其展覽收藏的作品和今人畫家的個風格有不同，其佈置，設計，審查，選擇，一望而知主辦的人是否對畫畫有相當的學識。最感困難的，便在接洽收藏家的願否出品陳列，這也立時可以拈出主辦人的交際和信用究竟如何的斤兩。所以這一次的參觀，在筆者是具有二重意義的。

就大體說來，出品方面，搜羅得相當完全。欣賞畫畫，要是一定須適合「真」「精」「新」三個條件，那當然是辦不到。收藏家或許寧願

把他所有的「子孫永保」的珍品，秘而不宣，原屬常有的事，這也難怪絕精出品的不多。進門時並未拿到目錄，且也沒有注意到何處有目錄出售，所以現在只得憑記憶所及，提出那幾幅筆者認爲值得一記的作品，至於收藏家的姓名以及出品的名稱，大都遺忘了的，恕我就忘了。

吳湖帆君出品的一湯一戴，均屬墨筆山水，尺幅相等，誠爲珠聯璧合，確是難能可貴。顧松齡君出品的錢叔美的山水，內繪精細人物，詩人逸格，當非過譽。某君出品的奚鐵生的「君子圖」，以超妙的筆法，寫鬆秀的蘭竹，當爲蒙泉外史的精心之作，惜非紙白板新，然尙未失其神韻。新羅山人的作品，很有幾幅，畫中之君收藏的「綠珠圖」，以極通俗的題材，寫幾十個不相同的面孔，生動活潑，尙其餘事，雖遠士正當「人逢喜事」的馬上姿態，笑容可掬，而非時下所繪的鬱鬱圖目，可稱入情入理，真是富有神趣，別開生面的上品。潘濶老人的作品有二幅，筆意奔放，確非庸品，然均不足爲石濤的傑作。四王的作品，有孫邦瑞君收藏的石谷所繪的「松陰論古圖」，題材取大松爲主體，並無遠山，松下繪人物，保存得很新，這可以代表其精細作品。其旁所陳列吳子深君收藏的石谷的大幅山水，也是極爲嚴謹精細的。孫伯淵君出品的四幅四王，記得畫畫的一幅的尺寸稍爲大一些，其餘四幅老人，染畫塵上，粉塵散人的三幅，都配得很是勻淨；要是這樣四件可愛的小條幅都能有同一的尺寸，那就不可謂非巧合了。傅南田和吳漁山的作品，好像

也有陳列，或恐並非精品，故在記憶裏已淡忘之。董其昌的作品，有一幅很長的平遠山水，筆者不大覺得能引起什麼欣賞的樂趣。本來齊光的畫法，雖稱「古今獨步」，其實是最不容易欣賞的。至於要辨別真偽，思翁在日，連他自己也看不出來，那末現下能看董畫的權威還有何說呢。董畫從的雲山圖，精到工細，想見其太平山水全圖的風格。其他如吳雲卿方亨咸的作品，都是收藏家精心的搜集妙品。八大山人有一幅某君收藏而題跋的樹石圖，忽忽未暇細看。文徵明老年所作極工筆的一幅立軸，所惜未能合乎氣韻生動耳。

這次陳列的出品，公平的說一句，是相當表示滿意的。筆者爲愛護中國畫苑起見，再來申述一些鄙見，希望該苑能設法改進。

場所已相當的寬暢，但光線方面頗有明暗不均的缺點，有的部分是依靠日光，有的地方是依靠燈光，但是最忌日光和燈光都有而同樣不明的部分，參觀者的視線反而受到一種刺眼的昏亂。這裏應該用強力的燈光以克服日光的擾亂；或則在較暗的地方，切勿陳列工細及紙色暗淡的作品，以免觀者感受糊裡糊塗之苦。

入場有標記指示着「由此進」，參觀的人能够魚貫前行，固然很有秩序，但這一條路線應該走到底而不錯過參觀每一幅畫。當筆者入門的時候，看見兩旁都有展覽着畫幅，祇知靠了一邊前進，結果看到盡頭，都是一旁展覽的，不見有回去的路線。不得已惟有再從進去的路線向另一旁未看的再看，果然又看到了我愛好的方上庶的作品。要是只照路線走，一定是錯過了。而且兩面同時左右參觀，擁擠凌亂，最不方便。

懸掛畫幅前面所懸的繩子，遇到陳列大幅的地方，應該離畫較遠；因爲這種繩宜於遠觀，才可窺見全幅的精神。筆者當參觀大幅的時候，因繩子攔得近畫，畫面前站立着許多的觀衆，魚貫前進，並不間斷，完全把畫的下半幅遮沒了，竟不能得遠望全幅的機會。

收藏家願交出其珍品展覽，自當加以格外的當心。場內有禁止吸烟及切勿動手的標記，懸掛畫幅的牆頭另用繩子繫住，不可謂非保護周密。但是仍須多派職員隨時監視。據筆者在參觀的時候，親眼看見有一幅石谷的畫下面的牆頭並未繫住，隨風飄盪，很有撞倒的危險，這大概便是職員或者的疏忽吧。

在懸畫的走廊中，地位較窄，自不能放置椅凳，以備參觀者的休息，但應備一處參觀者小坐休息的地位，如地方不夠，那在一間出售畫幅的書舖子內，很可以備一些椅子，以便休息。這不是筆者遇事吹求，外國的畫院，有一間屋子內備陳列着一張畫而前面掛着許多座位的，參觀者好像看電影一般坐着，對一幅畫果坐半小時的也不算希罕，因爲欣賞藝術是人生一樂，站立着使精神疲乏，豈不反以爲苦了呢。那末地位應小，略備休息之所，小坐片刻，以調劑精神，亦無非情理之常。

陳列品的審查選定也不是一件隨便的事。這次出品中有四條吳雲卿的小屏及顧西津的一幅，好像有些不相稱實。這種近人的繪畫，如果以「歷代」而論，反像中間又缺少了許多名家，這不免認爲美中不足。如鶴逸的作品，筆者願建議隨時可以再開一次「近代名家」的展覽會，那末秋農廉夫等等時下捧得很高的畫家，都可一起收集進去，結果恐其空况亦不亞於這次的。

這次陳列的畫家，當然都可稱爲畫家，故稱爲「畫畫展」並無不當。惟「書」並不多，張昌伯君收藏的陳洪毅的字屏是其中之一，老選以古奇的筆法畫人物爲宗工，其題畫的字，均筆力勁道，此次展覽的事候所寫條幅，確爲罕見之品。筆者深以此種「書」的精品，據其出品太少，否則，方是名副其實的畫畫展了。

最後，我很希望中國畫苑的前途進步！

三十三年九月七日

治金叢談

· 治金 ·

予平生讀書有刪肥，宜世有國章，閱數十年得若干卷，藏之篋中，珍同敝帚，丁丑事變，乃俱失之。已叨避地來申，常文自給，閒居無偶，時或與朋輩談天，追憶所及，輒復拉雜書之；語若有補，差勝芻蕘燕說之荒唐，事雖無補，聊作酒後茶餘之談助云爾。

筆者識

韓信有後

韓淮陰之族誅，由於舍人告密，韓淮陰迺有後，由於舍人仗義，同一舍人，而義不義據別。據楚漢春秋，則告密之舍人為謝公然；之漢齊功臣表，則告信反者，明明為舍人樂說，即以此功封慎陽侯，固信而可徵也。惟藏匿信幼子送相國蕭何所，由相國遣人轉送南粵王趙佗收養者。明張和仲鄉千百年眼一書，雖備述其事，而未詳舍人為何人，殊為遺憾。今廣西鎮安姓土司，族大而盛，子姓繁衍，即信之後，蓋去韓之半而為余，猶方孝孺之後，略變其形而為六也。家會叔祖蓮士先生守鎮安郡時，有鎮安土風一詩，曾詠及之，見所著謝亭集中。

牛君五

光武故人不用，人第知有嚴子陵，而不略

尚有牛君直也。君直名半，世祖為布衣時，與半交游，嘗夜共講說讖言，曰：「劉秀當為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兩志。」半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半，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直，真清高士也。恆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刺史太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半恆披髮稱疾，不容許命。見晉皇甫謐高士傳。後世足與子陵媲美者，其惟吾鄉之焦處士焉乎。

鄭功

鄭成功為芝龍庶長子，閩南安縣英內鄉人，母為日本河內浦田川氏女，初名森，字大木，年十七為諸生，撥入泉州府學，旋食廩。芝

龍降清後，率子弟兵起義，改名成功，首據廈門，命名思明州以見意。民初，許秋浦節使改廈門為思明縣，非創新名，復舊名也。義旗所指，屢戰屢勝，後與張煥齊約，會師金陵，煥齊兵以陰雨愆期，成功乃為清兵所乘，遁歸閩海，驅荷蘭人於臺灣，而有其地，歷三世而亡，洵一代人傑也。日本朝川鼎著有鄭成功將軍傳，惜予未之見。嘗謂明清之際，有三大人物，一為洪承疇，成功同縣洪瀾鄉人，始忠明而後降清，開國規模，半多手訂。一為施琅，成功鄞縣甯江縣人，明季官武，秩無建樹，入清後以平鄭氏克臺灣功，官提督，封靖海侯。一即成功，皆泉州府屬人也。造物生才，兼於一處，鼎足而三，事亦奇矣。

金壽夫人像

金壽夫人者，未詳其姓，鄭成功僅也。某日薄暮，遺一簪，借婢媼尋未獲，適成功自外歸，語之，成功略一俯仰，即驚見之曰：「此非金壽乎！」一云一吞。禮謂一曰、二、三、其眼也。成功怒，以足踢之，中要害死，儻其遺孀也。人以其因金壽而死，即呼之為金壽夫人云。三百年間子孫供奉維謹，皮藏弗失，凡地方官到任，如欲瞻仰遺像，可商之於其族尊，遣人實送到署，設香案展覽訖歸之。成功族裔雲汀孝廉為予言。孝廉名廷珍，工詞華，瀟

天官家言，與予有倡和之雅，故備知之。人或疑成功此舉爲暴戾，不知其時成功正奮志起義，藉此致其於死，亦所以滅內顧憂耳。國爾忘家，成功當之殆無愧色。

施以父子

施靖海侯琅家，有園林四，在晉江縣城中，若宜春，若宜夏，若宜秋，若宜冬，按時居之，均擅泉石之勝。予曾游其三，蓋皆易主矣。清源書院亦四園之一，規模尤闊敞，想見林泉之樂。予世論山陰生歷任蘇北州縣，貌饒而才，以清廉著，捕盜尤有聲，後總督漕運，駐節淮安。轉境蘇北魯南，故多盜，舊時得力捕役，咸調集鎮下，以爲結在除暴之助。今施公案小說，即影射其事，而格外渲染之者也。著有詩集，今已忘其名，予憶家舊江時，物色之未得，尙友其人而未能誦其詩，殊爲憾事。

味好卜句

明清之際，清議甚嚴，於奸邪輩，誅之不遺餘力。有人夜半大書一聯於馬士英中堂云：「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兇有耳，一兀直搗中原。」蓋阮大鍼爲士英所授引爲馬耳目，而以固元兇也。洪承疇自明厚恩，其坐鎮金陵時，所伐鍾山松柏，斬俘諸王無虛日，南中亦有聯云：「史筆標明，雖未成功終可法；洪恩浩蕩，不思報國反成讐。」成讐與承疇音同。

賢奸對舉，尤爲踴躍無地。金之俊歸吳中，營建太傅第，名其居之後街曰「後樂街」，前巷曰「承恩坊」。吳人夜傍其門曰：「後樂街前長樂老；承恩坊裏負恩人。」又云：「仕明仕闈仕清，三朝之俊傑；縱子縱孫縱僕，一代登凡才。」豈凡之俊乎。諸聯均發正詞嚴，不愧春秋史筆，金聞之，非特不自修省，反懸江督邸廷佐究其事，亦可謂不知羞惡者矣。

洪水時有母金之仇有妻

廣陽雜記載洪承疇承恩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闈迎入京，太夫人見承疇，大怒罵，以杖鞭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爲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爲天下除害。」承疇疾走得免，太夫人即舟南歸云云。是洪承疇雖不肯而其母固賢母也。湯壽潛見聞錄載金之俊仕清後，其妻獨與之俊分居而居，不受命曰：「我自有賄命，不必相瀾。」是金之俊雖不肯而其妻固賢妻也。推之石璠父子與趙，武侯弟兄分途，人各有志，雖骨肉之間，不能相強，其他更無論矣。

鄭忠幹焚青衣處

全國文廟設城內者多，而福建南安則在城外。文廟至聖及四配卜哲像設木主者多，而南安則係石像。學宮前廣場有深坎一，即鄭成功起義時焚僧衣冠處也。神之者謂廟壇不沒，近

人馬擾理幸南安時，建一碑於其地，勒「鄭忠節焚僧衣處」七大字。

南天蒼柱

福州城內設樓甚高大，上有額書「南天蒼柱」四大字，係明代昔鄉袁一賦手筆。袁據閩有政績，傳名宦李文敏芝。督閩在清咸豐間，然予所至各名勝，均未見幸有隻字，惜也。

費宮八故里

費宮人劉虎，千古體稱。費天津人，今天津費家衙所，即其故里也。

程村

河南寧縣程村，爲程夫子故里。凡程氏女子，自宋以來，向不纏足。先鄉諺見，畢竟高人一籌，友人實貞白爲予言。

杜鹿娘墓

江西大庾縣署後園，有杜鹿娘墓。即湯顯川牡丹亭傳奇所稱之杜麗娘也。予友謝夢梅觀察知大庾縣時，精魂感觸，忽悟已字與柳相符，遂修其墓，並牡丹亭新之。倘前身果柳夢梅耶，亦願事矣。

前湖

前湖以南唐一烈女得名，其地在江陰城東南隅三公祠內。明李開忠烈公廉元亦自沈於此。一泓雖小，足表觀感。今爲補延墳沒，恐後人即歎千古，亦無從知其地矣。故特誌之。

談 故

· 竹 碎 ·

前清沿明制，仿周禮六官之掌，設立六部，曰吏，戶，禮，兵，刑，工，京師俗語，遂以富，貴，貧，賤，威，武六字分配之。謂吏部掌功勳銓選，屬貴；戶部掌天下財賦，屬富；兵部屬武；刑部屬威；禮部最清貧；工部掌管工程，職務瑣雜，援天下賤工之語，稱之曰賤；蓋取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意，語雖類諧，而實近理，亦警官方伸民志之意也。在官制未變之先，司法專向刑威，刑部之以威稱，尚非無據。禮部掌典禮，會同風俗貢舉學校，以貴稱之，按諸舊制，雖非甚切，然其後改爲學部，（當時留一部分職司，合太常寺鴻臚寺等爲典禮院。）又衍爲教育部。至今教育界人員，職業清寒，則此語猶爲適合。惟工部，當時雖專管各項工程，賤以賤工，未免唐突；今且爲實業，鐵道，交通等所著萃，專業包辦至廣；吾國向雖爲農業之國，今宜置重於此矣。前清官苑營繕，陵寢建造，一經派辦，該部員司，輒與木廠包工者，私相朋比，弊端百出，母以賤工，當時或有刺譏

及嫉視之意。今則輕重工業，民生之命脈，國力之基本，悉與維繫，凡我般樞之學子，將作之員司，幸勿自賤其職掌，自輕其身分，此固工業化之國民，所同深仰望者矣。抑今之法院及司法行政部，執法令以臨民，民孰敢不畏者。顧威由於重，所宜以自肅爲先，不以罔民爲志，自不失無上之莊嚴。否則淫刑以逞，舞文以從，恰與孔子所謂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說相背，威於何有。學界之清貧，今日之大患也，教師薪入，遽遜於黃包車夫，學生學費，遠過於外洋游學，勢必驅人於不學，而迫人以乞教。然徒枝枝節節，爲之補救，亦何益乎？自宜從根本籌計，當政者若知教育爲經國之遠圖，且有切實改善之意，諒無不可根治者，又何貧之足憂乎。至兵部，自改制後，海軍廢廢無聞，此自不能不首歸於前清移實權閣一案。願亦不值在此，民國三年，北政府有派遺潛水艇製造及駕駛學習員之舉，當時曾撥專款，派專員，赴海外爲之，且移原在外國留學已成之造船生員，使之駕輕以就熟，冀得事半功

二〇

倍，使不半道而廢，自可計日有成；豈復更進而圖空軍之基礎，而武備粗具焉，今四勝之，非非足惜？舊戶部，其一部分爲今財政部，財聚則民散，百姓足，國無不足，此千古理財之名言，猶望當局者守而勿失也。吏部之鑒衡，今之監察院是也。當時有都察院以輔之，有培養之方，有考核之法。昔之京察計典，吏部與都察院會同舉劾，而御史平日之彈劾，亦整飭官常之一要政，官邪不作，吏治以清，吏部之貴，貴以此耳。今則何如？夫官制特使補已耳，如人身之肢體已耳，運用之者，全在精神，果能以不移不屈之精神，縱仍如舊貴賤威武之舊機構，政治亦將有進步乎？此則我國故者所不能無慨也。

本刊廣告刊例

- 封底全頁 五〇〇〇〇
- 封底全頁 三〇〇〇〇
- 封底全頁 二〇〇〇〇
- 封底全頁 一〇〇〇〇
- 普通全頁 二〇〇〇〇
- 普通全頁 一〇〇〇〇
- 普通全頁 八〇〇〇〇
- 普通全頁 六〇〇〇〇
- 不換期數廣告廣告八折優待
- 白地位廣告面議一切製版費外
- 加裝色面議

SHANGHAI PENCIL CO.

品出譽榮廠筆鉛海上

牌星三 牌星五



標商冊註



有到
售處

號四二之路滙家徐界租法海上
號之〇〇八六話電

324 ROUTE DE ZIKAWEI, SHANGHAI
TEL. 68003

出 品 種 類

- | | | | |
|---------|-----------------|---------|--------|
| No. 300 | 三 星 牌
普通鉛筆 | No. 324 | 超等製圖鉛筆 |
| No. 334 | 五 星 牌
普通鉛筆 | No. 339 | 大橡皮頭鉛筆 |
| No. 338 | 五 星 牌
高等鉛筆 | No. 345 | 特製鉛筆 |
| | 五 星 牌
高等六角鉛筆 | No. 369 | 紅藍鉛筆 |



怎樣的學習騎馬

· 貢 障 ·

作者在勸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覺得非常慚愧，因為本人根本不會騎馬。作者各式各種的騎馬朋友很多；所以寫來雖難免隔靴抓癢，也許不至於十二分外行了。凡是學騎馬的人，怎樣開始學習，先要弄你騎馬的目的。譬如學戲，你如若以玩票為目的，不妨隨便叫一琴師做教師的人，隨意跟着哼唧就得了。如其想將來賺進十萬八萬聯票的話，那就大大的不同，非正式拜師，痛下工

夫，或進身科班不可。現在談到正文，學騎馬的人，他們的目的不外乎下列幾種：

- (一)愛好運動，鍛鍊身體。
- (二)愛馬。
- (三)好奇心。
- (四)交朋友，出出風頭。
- (五)做騎師。
- (六)直接靠騎馬生活。
- (七)做馬夫。

由上述數種觀之，對於末一項的人大概沒有本雜誌讀者在內。對於第六項，上海也很少，況目上海現在還沒有這種學校及教師，恕不贅述。如若你以第一至四項為目的，那最簡單的辦法，可以到哥倫比亞路或者大西路許多騎馬學堂去學習。這許多學校無需報名，投考等手續，學費每小時約幾十塊錢，學習期每天一小時，二個月可以完成。學成後雖不能目空一世，至少馬路上亦可天天去得。一般騎馬同志這樣出身的，當不在少數。但是許多人都覺得

羅宋阿大（學校教授）天天的嘔吐，嘔吐實在厭氣，而且那裏的費用，照目下市價而論，至少須萬元以上，未免耗費太多。

所以往往多捨遠而就近，只在山西許多阿三阿四的馬棚裏租一匹老老實實的馬，起初不妨先叫馬夫牽牽，像大出喪騎頂馬的模樣，在中山路上溜溜。如若你胆大的話，二三次就可叫馬夫騎了一匹馬跟了一回去。普通姿勢不妨問問馬夫，祇要你酒錢多賞他些，無不可意奉承，樂於指導。騎了幾天，如果大腿酸屁股痛，可以停二天再騎；倘能不願酸痛，繼續努力，則進步更快，不消十餘天，就能視駛如意，隨心所欲了。假使你要姿勢好看些，不妨再到騎馬學堂去一二次，羅宋先生可以糾正你的不良姿勢的。

如若你要跳跳派，那最好先在平路上學好了再到騎馬學堂去留留學。只要你胆子大，不怕跌跟斗，可以跟在人家後面去學習一番。假日及冬季每天都有大隊人馬在西郊操練跳派，如若租到一匹熟練的馬，用不着你指揮，轉自己見派就會跳過去的。經過如此過程後，普通練練身體，伴伴馬友，已能使你保險不會垮台了。

至於你要當騎師，那就大大的不同了。現在上海學習騎馬雖然不像某某等處要點了幾塊

賽 馬 圈 內

叩頭拜老師，但是要在馬場裏掛黑牌子實非易事。(凡騎師沒有贏過十一次的人，向例跑馬時起步上騎師台衝用紅字書寫，俗名紅牌子。凡是練習騎師贏滿十一次之後，就成老師務而用黑字牌子了。)

現在上海騎師的出身，也像前清官府一樣，分擄獲出身及科班出身兩途。什麼叫擄獲出身呢？就是有的是銀票，自己買馬自己騎，並且要指定笑罵由他笑罵，好馬我自騎之的宗旨，人家笑你是飯桶，那祇要挺出了肚皮說，「格爾介自己買炮仗自己放」，保險你不吃虧。什麼叫科班出身呢？就是你可巧有朋友，親戚在跑馬廳是大馬主或者大亨，這位戚友替你

骨相清奇，將來大有出息，鼓勵你騎馬，再加你肯刻苦努力，面面俱到，口裏祇有「不講」，那就一路上平步登天，青雲直上，不消三年，可由紅牌、黑牌，大師務而晉陞師務。

萬一你是兩袖清風，個性強硬，不肯低頭服小，則在早前十年，因為馬多人少或者尚能加以遷就另眼相看。現在人多馬少的時候，憑你鋼筋鐵骨，要想學成騎師，却非常困難。假如你有做騎師的志願，同時再有上面的機會或者資力，祇要你入了馬會，做一個會員而騎自己的馬，就有人自動的來教導你。至於別人的馬，你祇要虛心待人，自然亦有如願以償的機會。

馬場小新聞

(一)

一般馬迷正在熱心的查人就問，下半年有沒有跑馬，和幾時可以開始。執事人耳聞馬會已向當局請求九月廿五，廿六日開始賽馬，是否批准未卜。惟悉各種賽馬等級及節目，現下雖未宣佈，均經內定，或則本月內恐不及起賽，如果即能批准，或可於下月份開始跑馬矣。

(二)

本刊創刊號所載本年之新馬，王永廉君所有之 Grand Commander (格爾康忙譯) 跑相最佳，並云及頗能重新調整及操練，大皮頗有希望。目下秋風送爽，各馬場均加緊操練，各賽馬中，該駒成績進步最佳，將來起步時當有驚人之表演。

· 文 · 心 ·

人生

改出月刊啓事

本刊原為少數愛好文藝，學習寫作之業餘人所創辦。其用意，無非要把自己的業餘時間與心力，想法消耗在正當的地方，如若他的結果，居然於人有一分益處，則我們已覺愉快無涯矣。但現在發覺其為「業餘」的原故，我們雖然已充分的利用我們的「時間」，一則因為人手少，二則因為事務繁，在此條件下要辦一個「半月刊」，實在是太替莽了。經過考慮之下，與其弄得筋疲力盡，不能討好，何如求其合理以務實在。所以決定從上期起改為每月出版一次，於讀者諸君固不免稍微寂寞一點，只要我們能自信在「兩作一」之後，不致失敗，豈不復好！



集郵與郵識

國郵中之珍品與貴票（一續）

·龍頭樓主·

上海版萬壽短距貳分倒蓋

萬壽小字加蓋票，不久即用罄，而正式票尚在日本印刷，未曾竣事。海關郵政當局，遂以日本版萬壽票原圖，仍用太極圖水印紙，取在上海石印製，俗稱上海版萬壽票。

上海版萬壽票，專為加蓋暫作洋銀字樣而印，原票並未發行，後來有少數流出，即現在所有的上海版原票。有人說應認爲漏蓋變體。牠的價值比日本版原票大約將近十倍。

上海版萬壽票的加蓋字樣，雖與小字相同，但字型却稍有出入，好像不是一家印刷所所印。尤其是羅馬數目字，已改爲大型的，故俗稱大字加蓋。大字加蓋共印兩次。第一次羅馬數目字與中文字型的距離爲兩釐半，第二次爲一釐半，故郵學專門名詞，以長短距區別之。

上海版萬壽短距原票從沒有出現過。牠和長距原票的差異，除了多貳分與叁分兩枚修飾版票，此外完全在刷色方面。原來當時郵局，曾因饋贈重要官員與外交人士，專印無水印票一種；爲了負責人是海關造冊

處主任莫倫道夫氏，便稱做莫倫道夫版萬壽票，或上海版萬壽無水印票。短距原票的刷色與莫倫道夫版很相像，想來大概是同一时期的產物。

上海版短距的加蓋票與貳錢肆分暫作壹角爲最珍貴。普通集成短距全套者，常缺此枚。牠的稀罕程度實較日版爲尤。存世總數，以我們所知，僅十枚左右。不過以前的華郵專家有一個成見，他們以爲短距貳錢肆分祇有日本版沒有上海版，直到最近方才證明兩者俱有，所以也許有不少人藏了上海版還以爲是日本版呢。

上海版短距加蓋的版式變體中，有四個倒蓋，即叁分暫作半分，貳分暫作貳分，肆分暫作肆分，玖分暫作壹角是也。貳分暫作貳分倒蓋爲最罕貴，據說祇有一全張，計票四十枚。這類變體珍品，沒有一定的市價。今年春間郭植芳氏會獲一枚，成交價好像在中欄券一萬元左右。

關於這枚貳分暫作貳分倒蓋珍品，却有一段極有趣的故事。一九三七年契納根氏遺集在倫敦公開拍賣，有此珍品兩枚；目錄號數一爲第四三號，另一爲第四三一號。前者被德根氏拍得，計英金七十五鎊。後者却祇拍了十三鎊十先令，當時不知被何人拍得。周今覺氏會爲了這件事情，在郵典一卷三期大發議論，用以證明郵票價值之不定，并提出孰爲真值之疑問。那裏知道有人從中作祟，故意和德根氏開玩笑，竟叫此老化了如此一筆鉅款。

原來拍賣以前，拍賣行曾印有專錄分發各國華郵收藏家。我國如陳復祥，張承憲諸氏，均各依所愛，亦當限價。德根氏在上海，看中了這枚珍品，亦電拍賣行，不限價競拍。誰知當時在倫敦親臨拍賣場的有華郵大收藏家吉維德爵士。他也心愛此品，志在必得，後來聽得德根氏有電不限價競拍，於是又失望又得意，失望的是這四三〇號的一枚非讓德根氏得去不可；得意的是他可以作弄一下他心目中的勁敵，現且還有四三二號的一枚，無人和他爭買，他可以不費吹灰之力，讓德根氏得之。他等到四三〇號叫拍的時候，一再抬價，直到拍賣行上向他情商，方才放棄，而價錢却已抬到了七十五磅了。自己便以不到五分之一的代價拍得了四三二號。德根氏接到回電的時候，大吃一驚，但是除了徒呼奈何，也無辦法；更不知道中了吉維德爵士這一枝暗箭。我們看到拍賣消息的，也沒有一個明白裏面的底細。直到去年吉維德爵士來華，談到得意的時候，偶然吐露了這個秘密。我們聽了，不覺為德根氏抱不平。

日本版萬壽短距貳分新票

上海版萬壽長短距票加蓋的時候，各總分局會將餘存的日本版萬壽未加蓋的原票，全部寄回，當局便把這些日本版原票，一律加蓋應用。我們於是又有了日本版萬壽的長距與短距加蓋票了。牠們的數量不多，有幾種極爲罕貴；較之上海版加蓋票，有的竟要大出數十倍。鑒別上海版與日本版的長短距加蓋票，便成爲華郵專家的最大興趣；因爲有幾種非用鑷子目光，還要鑷子經驗，方才能够確定。

周今覺氏曾因美國華郵大收藏家史帝氏發起改良司各脫年鑑之華郵部份而致書史氏，裏面說起「萬壽日本版長短距兩套，最宜注意。郵集中不集全此兩套者，不得謂之完備。集郵者，不深知此兩套罕貴之極度者，不得謂之專家。」周氏雖未免過甚其辭，但這兩套在華郵的重要

與罕貴，却是公認的事實。

近數年來，專集華郵者，對此兩套票子，已不似以前那般興奮。原因當然一則爲了貨源斷絕，市面難得出現；二則爲了價值昂貴，得之不易脫手；三則爲了新進集郵家大半注重現代郵票，對古郵發生趣味者甚少。所以這兩套票子，非特有價無市，簡直無價無市了。

日版萬壽長距中，拾貳分暫作壹角的新票是大珍品。華郵大收藏家中，不論中西，難得有人獲到一個單枚。

日版萬壽短距貳分暫作貳分的新票，却是伴極世大珍品了。十餘年前袁德波氏曾以數毛小洋，在北四川路一家錢莊裏，買到此票一枚，一時名聞遐邇。後袁氏郵集出讓，被譚春圃氏所得。譚氏逝世，此票即不知下落。蓋譚氏病篤時，其養子竟席捲其郵集及書畫等而逃，此票迄今未在市上出現，郵界無不嘆惜。

據云，袁氏初得此票，即持去請周今覺氏鑑定。周氏認爲珍品，并願以「民國四珍」中之三珍：宮門倒蓋貳元票，及帆船叁分暫作貳分倒蓋各一枚，與之交換。袁氏未允。後又出價千元請讓，亦遭拒絕。但是袁源二氏相繼逝世以後，此票不知所終，周氏竟撰文發表，否認此票爲日版，并謂當時郵識尚淺，因此誤斷。我們姑不必論此票究竟是香日版，而是周氏的態度，却使我們素來佩服周氏者，對他的「職業道德」發生相當的缺憾。

日版短距貳分舊票，雖不奇昂，也甚罕貴。最近有一枚出讓，據說索價不過二千元。（未完）

（作者附註）本人開始編寫這文字的時候，有一個問題，難以解決。要知所謂「珍品與真票」，究竟以什麼爲標準？因爲一枚票子，可以極罕而不珍。同時一個人以爲貴的，另一個人會以爲不貴。我曾經請教過幾位專家，他的意思是：「要公認有補益珍品的才算是珍品，要比紅印在小紙分數的時

其真。』前者我完全同意。後者則我比較把戲圖放寬一些，把標準壓低一些；我寧願請日本版石印國旗與民國北京第一次版宮門黃色色圖章（俗稱黃廿元）作例，凡在他們的價格以上的，都稱為真票；因為在目前的經濟狀況之下，郵此兩枚在三四千元的日子，已經能使一般郵票集者驚惶失措了。

更正：上期本文第十九頁第十七與二十行連東片乃連郵片之誤。大畫筒邊實伍分新票項內大郵筒大畫之誤，同項第九行實分乃伍分之誤，第十個存雙連乃雙連之誤。大畫筒中雙筒項內第十一行不連三枚應作不連兩三枚。萬畫小字單分畫筒項內第六行應分乃肆分之誤，同項第十六行第十六畫筒一字式分筒作貳分乃肆分筒作肆分之誤。第二一頁第一行第三字例應作實。

集郵小問題

· 護 封 ·

(一) 集郵處賣品目錄

多謝北四川路郵政總局三樓專設的集郵處。他們的確給了集郵界不少便利。尤其是他們出版的賣品目錄。出版雖無定期，但是凡有新票加入，立即重印分發。可是我不懂為什麼這個目錄完全用英文說明。他們心目中的主顧究竟是誰呢？

(二) 西藏現行票

同好中很少收集西藏郵票的。記得不少年前周今覺先生有一部西藏票專集，大概早已放棄了。

西藏現在通用的究竟是什麼郵票呢？還地同好沒有一個回答得出。某君曾於五年前獲得畫有當年四川收信郵戳的信書一枚，據說上面貼着獅子圖案，藏文英文並用的郵票，可惜早經遺失了。

我們知道西藏在一九〇九年曾通用過中國郵票，即前清倫敦版有水印票。民國以來的情形我們便隔膜了。西藏為我國領土，在理應貼用中國郵票。

最近得前郵政要員某君告知，謂西藏郵政自民國元年起，一向獨立。曾自印獅子圖案郵票二種。第一次為一九一二年，第二次為一九一三年。前者長方形，後者正形，中有白獅圖案，藏文英文並用。截至一九三七年冬間，未聞有何改動。最近消息，不知如何。同好中有熟悉西藏最近郵政狀況的，務祈賜教為幸。

(三) 附收加蓋票

收集現代票的，最近真是弄得頭昏目眩了。原來去年冬間，滬地郵市出現中信版一角六分票，加蓋「國內平信附加已付」八字

，俗稱「附收加蓋票」。據云加蓋字樣由各省分局自印，各地所用字樣不同，竟有十種左右。後來原畫八字用鉛條印沒，復在上端重畫「伍角」二字，俗稱「重畫伍角票」，種類更多。但至目前止，我們從未見到附收加蓋票的實寄書。於是有人懷疑牠始終未經發行。滬地郵市出現的若干枚，乃明令取消發行之際，郵局中人私自所留下。此說若長，那麼，此類加蓋票的地位與價值便完全變更，而我們祇能認為是未發行的標票了。同時，傳聞僅發售數小時至數日之說，也完全成為好事者的創作。

希望同好中按得真正貼有附收加蓋票實寄書的，能通信告知。不過某郵肆月前曾出示實寄書三枚，據云為郵局中人在四川上海分頭請求銷印者，這一點我們也應注意。

集郵的興趣

· 披 封 ·

不集郵的人，對於郵票，絕少注意。你隨便找一個人，問他可知我國郵票有幾種。我相信難得有幾個能說得出三種以上。他們祇是偶然看到過普通貼用的幾枚小郵票。你假使拿一枚香港版的五圓票給他看，他一定會很驚奇地說：「怎麼，中國也有這種兩色套印的郵票？」你假使拿一部香港版票的專集給他看，他更會詫異得目瞪口呆。你假使讓他參觀你的國郵專集，那時他簡直會不相信這些都是中國郵票。

原來普通人以爲集郵便是把世界各國的郵票貼在一本簿子裏面。自以爲內行的，還要說明集郵可以使你增進歷史和地理的常識。他們根本不知道集郵有集郵本身的趣味。他們不知道集郵有這許多花色，方法，與門類。他們不知道郵票也可以研究，甚至可以成爲專家。他們不知道集郵要利用這許多工具，需要這許多常識。

其實，勸人集郵，教人集郵的文字，不知已有多多少少。可惜他們發表在專門集郵的刊物

上，不集郵的始終不會見到。譬如最近國粹郵刊（霞飛路一二九三號三樓國粹郵票公司出版部發行）連續刊載一地的集郵生活，裏面關於集郵的趣味與常識，沒有一樣不說得詳細。聽說將來要印成單行本，我一定去買幾十百本，分送給我的親戚朋友。

我時常想，假使我要去引誘人家集郵，說得響亮些是要提倡集郵，我應當如何着手呢？最先當然要使他對郵票有一種新的認識。便是說，要他明白爲什麼郵票也可當作一種收藏。

我們不妨直捷爽快拿些郵票給他看。使他注意到這些小小的紙頭有這許多談話的資料。不過，這時候却有一個先決條件：我們究竟給他看外國郵票，還是中國郵票呢？外國郵票的花色名目當然多，你可以從各方面去引動他的興趣。但是，在目前的环境裏，外國郵票既昂貴，又稀少。况且，經驗告訴我們，凡是從集外國票着手的，將來他一定會懷憶這一個時期的金錢與精神都是白費的。要知外國郵票的

範圍何等廣大，你想成爲一個專家，不要說經濟能力不允許，事實上也辦不到；因爲在中國所能買到的外國票，無非是那種最不值錢的玩意而已。珍貴的外國郵票絕不會運到中國來。一則集郵在中國尚未普遍，主顧太少；二則外國郵票的珍品動不動要幾千美金，依了我們的生活程度與幣制情形，絕對買不起。所以把外國郵票去騙騙小學生是傻子的了；若與正式培成一位集郵家，却千萬勿可走這條錯路。

我們幾個接近的集郵同好，都主張中國人應當收藏中國郵票。因爲從專門集郵的立場來說，集郵尚是一塊處女地，裏面雖有幾量數的奇珍異寶待人發掘。體的歷史還短，總共不過六十五年。同時，因了集郵在中國並不普遍，所以以前當局發行的都是正式通用的郵票，從沒有投機做錢的舉動，直到現在，紀念票的種類也有。倒是三四年來，先有東北兩省票，繼有各種加蓋的紀念票，使集郵界大有收不勝收的感想。但是這種情形，需用用另一種眼光去論斷，此地實不多說。

原來專集郵票的大收藏家，過去總是在外國集郵界裏去尋找。中國人裏面，雖有集郵的幾位。好多人早就說過，集郵的興趣實在大半在外國集郵家手中。中法大集郵會的一份已送回中國，被幾位集郵家先拿去了。

部份依舊流落在國外。所以我們的希望，便是想造成許多位集郵專家，或集郵專門收藏家，尤其是富有財力與智力的同好，那麼，將來未始不會有一天，物歸原主。

我們既已決定要造成的是集郵專家，或集郵專門收藏家，我們進行的手續便簡單了。

我覺得無論何種集郵的動機，很多建立在好奇心與好勝心上面。所以需要專門郵識。有了專門郵識，你便會知道，我們可以從各方面去欣賞，而沒有滿足的一天。不滿足也便不會厭倦了。有了專門郵識，你便會知道，如何使我的收藏勝過別人的收藏，人家望前進，我也不肯甘後退；集郵的趣味因此無窮。

事實上，集郵，也非易事。一部郵票的正票全集已非一二十萬元不辦。當然各種祇有一個單枚。要集雙連，方連，便又得加上三五倍。若要新票舊票全收，更須化兩筆金錢與精神。再收各種變體，那便沒有止境了。德根氏的郵票珍藏，照他自己的估計，要值五千萬元，但是何曾談得到全！中國的現今，美國的史帝，英國的台維德爵士，也是各有千秋，互見短長，誰也不敢說齊備。

所以我們不妨劃定一個時期，或指定一個種類，凡是屬於你範圍以內，你便得愛收並若來造成一部專家。同好中陳志川氏專收海關票

一次大龍票，劉子惠氏與宋沅清氏專收萬壽票，徐基那氏與王紀澤氏專收印花加蓋票，黎永錦氏專收商標票，鍾奕燿氏與主德慶氏專收現代票；他們都已經有了顯著的成績了。

再有黎雲齋氏則專收變體票，已故的謝鄂常氏則專收明信片，也是獨闢新徑，與眾不同。至如華北加蓋專集，紀念票專集，那是收集的人不知有多少了。

要引起人家集郵興趣，最好是把已有的成績給他參觀，同時說明他們的價值與地位。他會因認識而生羨慕；因羨慕而起競爭。這時候，要是你能叫他明白，即使收集同一個門類，也可以有比較；我相信他的好奇心與好勝心是很容易會被你開動的。

這時候，集郵知識便是你的責任了。許多集郵專門名詞與郵學常識，你應當一個個詳細地向他解釋，使他澈底明瞭。尤其是關於變體方面的，如何辨認，如何分別，如何估價，如何研究，如何欣賞；你更不能有絲毫含糊，他是會終身受你影響的。

(作者附註)我預備多寫關於集郵興趣及常識的文字，以引起不事集郵者的注意，俾多得幾位同好。這是第一篇。將來還得繼續寫。讀者讀了這一篇，也許會有一種未完的感覺，那是因為我時刻有後面幾篇文章在心裏的關係，還請諸位鑒原為幸。

特種徵文的說明

關於本刊的特種徵文，就拜讀許多讀者寄來大文所感覺，似均不免略有誤解之處，這也許由於本刊的過分大意，未及先加說明之故，茲為補救是項缺點，特再說明一下。

第一是時代問題，自然是以最近二三年為限，若有人以十年前的大學中學生生活情形寫一篇文章，當非本刊所希望。第二是事實問題，在特種徵文中我們想竭力避免在寫字體上還空構思以及運用想像能力的寫作方法來產生。作者須用一翻實在調查的工作，再如係耳聞而非目睹者，亦至少要有強大的判斷能力，才能使讀者一致激賞。第三在形式上亦宜略帶趣味化，以便引人入勝，若是一篇矚目，難免枯燥了。第四，此項工作，原非易事，因也許須用去其他費用，故稿酬定為「最低」每篇二百元，至「最高額」則並不規定，以示優異而免致引起應徵諸君之不安。



聯誼海軍三戰評述

· 陽 東 ·

最近，義海軍三度出馬，勝三省而與聯誼則勝負各一。事實上，三省即是聯誼（不過錄練加進阿戴，幼良，周德法三人耳），所以也可稱之為義海軍三戰聯誼；從此三戰來作一公平的結論，那應是：論實力，義海軍遠出聯誼之上。

第一戰，聯誼軍容（名義是三省）最盛，前有阿戴，幼良；中有從未見過，特殊堅強的中衛練一宋，董，吳（棋祥），然而踢來最難看。二，三兩戰，聯誼既無備將，又缺老孫，張林根，陣容殘缺不堪；然而義海軍之麥尼幣，以及前鋒三、主將鮑傑，柯拉白里，泰客尼，均因選調秦皇島而不能出戰，所以中衛練上登維太調出掛中軍帥印，另補新將四名；三戰陣容，也始終不全。所以雙方均不能以人馬不全來釀作失敗的理由。

第一 比數是三比一，義海軍佔絕對優勢，而三省所獲一球是得之於裁判帶忙的十二碼球。所以實際是三比零。

義海軍之守衛，出色當行，史拉蒂，羅旭來，史丹芬尼所組成之三角拱衛，無懈可擊，再加上門將蘭蒂的驚人表演，遂使三省前鋒幾乎交白卷。

從名字上觀察——貴春華，賈幼良，戴勝經，孫錦順，周德法——是應該連勝於後三戰的「貴春華，高保正，鄭英權，李義臣，孟義良」的。然而却是前不如後。還有一點：第一戰之中衛練，靈靈居

中，以永福，棋祥為輔，具有何等威力！前鋒脚下不愁無球；事實上却是中衛練球太多而使前鋒過度的忙碌。想吧，有這樣盛的攻勢，而又有效，孫，賈在前，結果竟難建一功！無論如何，總不好把一切失敗的原因全部推到那可憐的左翼周德法身上去吧。

三戰之中，董永福個人的演出，以此戰為最佳，宋吳亦在水準之上，所以中衛練是無從求其更好的了。而前鋒仍只見孫老練的孤軍抗戰。阿戴之「翻身倒臥」，「臨空離選」，看起來，確然姿勢優美，身段花俏，但在事實上，苦的是他的夥計們的腦筋絕對猜不到此球踢出的落點將在何處，所以就無從加以利用而難收實效了。幼良踢裏，習譽之為海上獨步；踢內轉，不啻花俏。錦順雖然好，素口交響。貴春華是大鬼進步的。（下文再談）

後衛李天生已盡其老兵之責任；張林根的 H. E. H. 是漂亮好學的，但逢迎盤那迎面上來却截不住，林根對於劫殺，應作進一步的探討。劉顯漢是軟弱的，尤其入後在暮色蒼茫之中，我怕阿對已處於驚濤快速度的皮球了。

義軍前鋒除迪登那，維拉之外，全是新人；然而踢來比聯誼中衛法；尤其是中鋒雪維太頗有腦子，他絕對不是哥拉白里式的笨蛋，此人傳送求路，始終保持鋒線的聯絡，不浪射，帥材也，值得注意。

第二 那是在跑馬廳舉行的保甲盃賽。聯誼排出陣來，不成樣子，是必敗的氣勢。雖說不料貴夫橫，孟義良之能運球三球，先佔絕對優勢也。（據某報三戰之戰）

事實上義海軍是願兵，自謙必勝，使固守來絕不回家。史拉蒂，西拉蒂是常常踢出不運的。而我們也的確不能忽視貴，高，鄭，李，孟這一條鋒線。

費容華的跑步是好的，大有曹秋亭派頭，小費能射，能傳中，見敵衝上來有無敵向前的鬥性。他的弱點有二：一是切中後自射多於傳入空檔，在翼鋒地位射門，難有角度，尤其是邁爾蒂，麥尼帶之輩，他們有開然敵翼射門角度的技巧。切中自射完全是浪費，一次辛苦進改，到頭全破壞了。卓石金的射門，比之小費要凶，要刁上幾多倍，你幾會聽見邁卓石金的切中自射破邁麥尼帶的網來？二是傳中落點幼稚，這是經驗問題，前者是習性問題，都是可求改革或求進步的。

高保正的好處是攻必上前，守必後退；較之在聯賽中已老練得多，所苦者，在後每見馬來頭頭是道，一入禁區則完結。

鄭英權會跑空檔，加了後面有義臣雄雞的 HERRIN, P. S., 二者合起來，對於爾蒂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威脅，所以英權能二射二中，而到第三戰就見義海軍以後防主力羅旭來來專一嚴密看管鄭英權了。

若從這兩戰來比，李義臣比阿戴有用得多。義臣不怕人監守，不怕球在別人腳上，傳遞準確，射門威力除孫老帥外無人想望項背。

義海軍前鋒失敗，應該歸功於吳祺祥後衛的出色實行。顧誼因後有李吳聯防，遂成天塹。照這一場來看，祺祥應居左後衛第一人位置。長應有三：一是從左至右，慎守飛快。比方維拉上來，天生出截，左方已空，維拉若傳中或切中，祺祥必已從天而降攔住去路，不放你傳中，防患於未然，是最凶一着棋。二是頭頂救險，十分得力。三是有腦子，他脚頭雖好，却並不每次都作大脚開出，見機時有短傳前衛之球，值得效學。至於一肥臥地開球，倒是餘事。費永福在此一戰中，仍未見得力。

雙方人馬與第二戰完全同。義海軍即以二比一洗雪前恥。前半場頗可一看，攻守甚為精彩。因為兩隊的中堅都有高超的足球技巧，都不願死踢第三內衛，而踢古典型的活動於中場的中衛；使兩隊的進攻多變化而有較多的真正足球技巧予人欣賞了。

我們可以說：在此一賽中，宋靈靈是半個聯隊隊。永福仍軟，所以只見宋靈靈的表演。「宋靈靈是天才足球家」，這句話是不錯的。只與看他運球時的 goy, peep, 和足下花巧，實在是够令人嘆為觀止的。會華特傑克說過：一個球隊管理若發現了有好的 goy, peep (可以譯作羅東華西的詭變動作) 的球員，即使此人有種種缺點，也不肯放棄他的，因為技巧易於訓練而天才却是難得也。(不過照中國人說法，一定是天才易而訓練難的。)

義海軍特別注意鄭英權，以左內衛羅旭來死守之，而寧願放棄費容華。不料小費三度切中，三脚自射，均被爾蒂接個正着，並非爾蒂好，乃是小費之無腦子。小費先有一記恰好的傳中，孟義良迎漢一頂，往下撞入底角，惜被爾蒂捉出，甚為悅目。若然小費能不自貪功，多作此種空檔傳送，聯誼所獲，或不止於一十二碼球矣。

劉顯漢甚見軟弱，第一只是撲出不遠，而予迫擊那以再加一脚的機會。第二球拍出未遠，雪維太截獲此球，顯漢尚在返身奔向球門程中；迫顯漢再返身而雪維太早已起脚，蓋阿劉固未及見雪維太之發射，何從救起哉！

後半場，雙方均不踢球而踢「氣」。入後竟成義海軍，聯誼先後離場，不願再賽之悲劇。當時吳祺祥踢着維拉，義海軍認爲此不可忍，遂離場。我認爲：道過失應予球證負擔。很明顯的，在禁區之內，吳祺祥有 Dangerous Play 應判罰聯誼十二碼，這樣，義海軍當然不會有離場之舉。相反的義海軍犯了一次「自後劫撞」，就是一只十二碼，人孰無氣，無怪其要離場也。雖然這是慈善賽，然而裁判的責職是絲毫未有所變更的。像李義臣的行動，有二次可以請他離場，然而裁判却一再縱容，以至不可收拾，不早約束，保誰之咎歟！

我的體育因緣

(一)

·必力·

一匹野馬

提到桑榆，不免有一段文章可寫。因桑榆編了體育版而走紅之報紙，自津以迄滬港，前後凡六——津之商報，滬之辛報，港之星報，國民，珠江以及星島。香港的珠江日報是一張十足的冷報，經桑榆的「特大」體育版一做，不二周即成銷行最大的球迷報。辛報時代的桑榆，尚係新發於型，未成「熱門」，直到「辛報之大光榮」這回事之後，桑榆就大有人注意了。

那時正當十屆世運會，舉行於柏林，各報競編世運特輯，各爭消息之先登。其中新聞報與海通社（德國通訊社）有特殊關係，可設法獲得獨快的電訊，所以新聞報的世運電訊有「唯我獨先」之風頭。百米決賽，海通社於午夜一時半所發之電為十秒二，三時許有更正電，紀錄為十秒三，並未打破世界紀錄。海通社對各報發電以二時為止，新聞報既有此更正電，而上海中外各報俱錯，遂順元遂來了一個「新聞報之光榮」以自炫，但是那張小型報辛報的世運電訊，却非但與新聞報相同，而且有更詳盡的比賽過程電訊。於是翌日桑榆遂有「辛報之大光榮」標題刊出。這樣就使時報的膝樹數反覆不解而大起恐慌了。因為時報於素來以體育版頭來號召的。時報電訊後於新聞報猶有可諒，比不上辛報豈不「太不光榮」！

於是老藤就每夜光臨辛報館來一揮其「究竟」，並且掏腰包請客。在請客的情面下，桑榆每情讓特快電一條給老藤，但對於電訊的來源是

恕不洩漏的。當夜老藤當然歡喜而同，但翌晨各報出來，辛報上的特快電却又是一篇詳盡，造成一般讀者認為辛報確有專人發電的觀念。

其實此中門道，拆穿了固不值錢，那就是：辛報的專電是自己用電波無線電收的，那並不是一件神奇的事啊。

桑榆在滬，是辛隊籃球隊的管理人。專變後白手赴滬，以毫無依傍的「外江佬」資格而成東方會之主幹，且進而暗握星島之支配權。寧領通東方足球會，百樂門籃球隊，「東星」聯隊，先後出征越南，菲律賓，星洲及馬來半島，緬甸，澳洲等地，足跡遍西南太平洋。於此可見其對於球隊的組織及管理，必有相當能耐。且因歷征各地之故，對於各處足球協會的組織及優劣異同，也都瞭然如數家珍的。

此人，除鍾恩稱之為「一匹野馬」，照他的年過三十不矣，到處浪跡……等等看起來，是野馬無疑。然而這匹野馬有一個特殊的頭腦——凡屬運動或娛樂之需要活用腦筋者：如足，籃，排，網球，以及麻將，「造橋」，撲克，各式棋局，甚至於回力球，跑狗，此公均能頭頭是道的發表他的技巧研究。照他的體格和腦筋核算起來，他應該像李惠堂，或者許承基的成就；我認爲他的所以未能個人在足球或網球上有進一步的成就，實在是他的一雙十足的「八字牌」害苦了他的。

因爲他在運動和娛樂的門類中是無孔不入的，所以自然而成的朋友也特別豐富。而他的往往帶有三分神話的「談風」也是使人樂與之交的

原因之一種。往往，朋輩既集，他的話題一轉到體育上面去——類如：菲島夜戰，遠征澳洲，馬來風光，可怕的墨洲……等等，那麼他一定興緻陡增，待到緊要處，便烟帶一拋，必立起身來旋一圈子，然後發表其驚人的結語。這樣，每使人明知其有三分誇大性，而也甘願為之「樂聞不倦」的。

這些題目，都有專篇文章可寫，不入本文範圍，且待他自己執筆細描吧。

從東華到聯誼

從戰前的老東華，以迄現在的聯誼隊，此中過程，忽忽十年。球人球賽，自都有滄桑之感。現在，且就人的方面來說。

最簡單醒目的是：排下四個陣容來比較。

(一)戰前之東華

李 寧	顧尚勳	吳炳浩
李義臣	馮運佑	馮錦順
關尚安	陳洪光	戴麟經
莊友仁	陳鎮和	曾秋亭
		賈幼良

(二)聯誼

李義臣	嚴士奮	曹秋亭
張學堯	孟義良	孫錦順
譚麟勳	譚麟勳	戴麟經
張林根	蔣兆祥	曾秋亭
		賈幼良

(三)目前之東華會

張邦綸	李 寧	梁樹棠	李 芳
莊友仁	韓龍海	吳炳浩	曹秋亭
	周光中	戴麟經	孫錦順
	張昭圖	許文奎	馮錦順
		賈幼良	戴麟經

(四)聯誼會

劉顯漢	李天生	翟永顯	卓石金
張林根	宋震雲	李義臣	孫錦順
	孟義良	吳炳浩	戴麟經
	鄭英權	曾秋亭	馮錦順
		賈幼良	戴麟經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人材方面，（其中發祥於香港的應賞除外）尤其是前鋒，十之八九，還兼前十年的老將為骨幹。新興的，完美的（純就技巧立場說）人材，只有半個吳麟祥——一半是在香港屬出來的。此外如韓龍海，費春華，高保正等等均表現其為可造，而猶待琢磨。

結論是悲觀的，近十年來，足球的空氣已遠較其他一切運動為濃厚，然而仍是未見新的人材——當然，戰時狀況，生活不安定，缺少場地，都為主因，而「無人訓練」，我認為更是唯一的原因。

說到訓練，又是麻煩的問題。照足球法律，業餘球隊所延聘的教練專家，除車馬費得由球會支付，其餘一切費用均須球員自行負擔，否則便是違反業餘條例。在目前，國產的專家教練是否求得到是成問題的，而要延聘奧國的，或德國的專家，即使球會的老闆負擔得起車馬費，而其他的另用要由球員自行開支，恐怕也是絕對不可能的。換句話說：要絕對的業餘提倡，恐怕也只是理論而已！

在目前，有人能出來填一筆經費，組織一個球隊，又要為球員設法

安插職業，求生活上的安定，他對於足球上的供獻及盡力，實在不能說不大，而現在大人先生們則必欲設法來「限制」，斤斤於「業餘精神」，我唯有拭目以觀其悲慘的結果矣！

目前，成問題中心的是「慈善賽」。慈善賽本來要受足球協會的督辦。目下前上海足球協會既停止活動，何以不速行組織「上海市足球協會」，有了足球協會，慈善賽之「不澄清」現象，當然可以肅清。

話雖一轉又太遠了，且向過來一說近年來技巧上的變化：

一向，上海足球我華人的實力，前鋒優於守衛，中衛線幾乎難有完備的人材。運動上一季聯誼成立，將北來，中後衛人材大盈，反形成全場強過於鋒的現象了。

我看來，前鋒辦法，可說並無變化，而守衛方面，却頗有不同之點：

第一是第三內衛戰術之漸被採用，而後成後防個別監守的枷鎖戰術。以前，後防線是相當鬆懈的，所以前鋒易於發展，多個人表演的機會；而門將的生意也較現下為更興隆，所以好的門將像周寶晉，是每賽必出風頭的。現下，越緊張的聯賽，每見一個守衛嚴守一個前鋒，（當然是從大體上說，這風氣由法商開其先）前鋒一入禁區，非要有頭腦，不會有路的。

第二是兩內衛的出沒，以前，多是由前衛來守二翼，內衛是鎮守禁區邊的；而一到麗都時代，就見李義臣，張林根之，路出敵敵翼的戰術了。其優點，希利曾有詳論，不入本文範圍。

三守衛術之進步，前鋒當然是非更多努力不可的，這樣，在大體上說來，多是進步的。

我們必須記着，在以往幾年中，一切活動，全靠球隊的自我努力；所以東華，麗都，聯誼的主持人的努力，都應該受我們十二分的崇敬與感謝的。

本刊第一二期要目

存書無多 補購從速

第一期

人生與玻璃

談演說

四枕瑣記

描測日記

論畫家作風轉變

「賽馬」正義的呼聲

「賽馬」談集郵

「賽股」談股漫談

「話劇」記石揮

「運動」本季上海足球最佳陣容

第二期

今人新食論

上海工業界的奇蹟

帶雙修行

閒話頭髮

「賽馬」博馬獲勝術

「賽股」熱門和冷門

「話劇」評「羅蘭斯」

「運動」聯誼與亞細亞最後一戰



長篇
連載

浴室奇屍

(續)

Dorothy Sayers 原著
翠餘譯

「你看，」薛澄士抱歉地說，「是這樣一回事。還是讓她那樣想好，她以為我們把浴室門鎖上了，不願意進去。可是這事情真把我嚇壞了，爵士，真的我的心都碎了。這樣的事兒從來沒有發生過——我有生以來，就沒遇見過。今兒早晨我是怎麼一個情形，我簡直不知道還是用頭呢還是用腳走齋路，真的我不清楚；我的心臟又不太強，我簡直不知道怎樣能走出那間可怕的房子，去打電話給警務處。太讓我難受了，爵士，太讓我難受了，真是難受，早飯我一點兒吃不下，中飯也吃不下，這一早晨，一連串的打電話，回絕顧客，會見各種客人，就沒有停過，我簡直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這種事確是非常叫人煩惱的，」彼得爵士說，表示同情，「尤其在早飯前就發生了，叫人全沒法準備！」

「就是這個話，就是這個話。」薛澄士先

生急急接着說。「當我看到那可怕的屍首，赤身露體，除開那一副眼鏡，躺在我的浴缸裏的時候，爵士，讓我說句粗話，我真要嘔出來了。我的身體並不太好，平常早晨，有時就覺得要昏到，這時候一會兒忙這樣，一會兒又得忙那樣，使我不得不告訴女傭人倒一杯凶烈的白蘭地給我喝，不然的話，我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了。雖說我照例是反對喝酒的，這次喝了就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平常在家裏我總存着白蘭地以防有意外的事發生。」

「你真聰明。」彼得爵士善笑地說，「你是一個眼光速大的人，薛澄士先生，在你需要的時候，喝上一口，那效驗真靈，平常你愈沒有喝慣，效驗也愈靈。你那女傭人想是一個懂事的女人吧？要是女人們昏倒了，到處驚慌，那是多麼討厭？」

「真來狄士是一個好女孩子，」薛澄士先

生說，「很懂事。當然她受驚了，這是可以懂得的。我自己也受驚了，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年輕女人要受驚那是不合理的。在危急的時候，如果你懂得我，她真是一個很能出力很有幫助的人。近來我得到這樣一個好女孩子替我和我媽做事，我覺得很幸運，雖然她對於小事情有點兒不大放在心上，容易忘記，不過最自然不過的。她把浴室的窗忘記關上了，她覺得很是過意不去，她真是那麼的；起初我看到關出了這亂子很是發怒，不過這是誰也想不到的事，你不能說這是平常的事。女孩兒們，爵士，你知道，常會把事情忘掉；她自己覺得苦惱極了，所以我也不好多說她。我只說：下次晚上你要再不把窗關上，進來的也許是強盜了；這一次是一個屍首，已經够難受了，下次要是盜賊，可以把我們都在牀上殺死了。但是一個叫沙格察察長的，從警廳派來的，對她很兇，

可憐的女孩子，簡直把她嚇了，使她猜想他是有點兒疑心她，不過我實在想不出一個屍首對一個可憐的女孩子有什麼好處，所以我向督察長說了。他對我很是無禮，爵士，我可以說我真不喜歡他那樣兒。我向他說：督察長，你如果有了什麼確實的證據，要控告我或葛來狄士，你只叫說出來就是了，我倒問你，你拿了公款，你的職務是否專在紳士家裏對紳士無禮。」

「到處聽見沙格！」彼得爵士說，「我認得他。他沒有話可說的時候，他就發脾氣了。你讓你的女傭人不會去收集屍首，這是可以理解的，誰願意背上拖一個屍首？平常去掉它們已經不容易了。唉，這一個你已經弄掉了嗎？」

「仍舊在浴室裏。」薩波士先生說。「沙格督察長說在他叫人來搬動以前，誰也不許碰它。我正等着他們來。如果爵士有興趣要看一看——」

「多謝你，」彼得爵士說，「我很喜歡看一看，如果不叫你爲難的話。」

「還有句話。」薩波士先生說。他領着路沿着走廊走的神氣，使彼得爵士相信兩件事：

第一，雖然屍首是叫人厭惡的，可是因屍首而引起的他自己與他的住屋的重要，他卻是高興的；第二，沙格督察長曾禁止他放入任何人來看屍首。第二個假想可由薩波士先生的行動來證明，因爲他中途停了下來，走進臥室取了浴室鑰匙，同時說着督察把另一個鑰匙拿去了，不過他照例每扇門配有二個鑰匙，以防意外。

浴室並無特異之處，是一間狹窄的房子，窗子正好在浴缸頭上。玻璃是用的厚玻璃，窗框的大小够容一個人身逃出。彼得爵士急速地跨了過去，開了窗，向外望。

薩波士先生的住宅是這公寓的頂層，地位約是在中段。浴室的窗，開向公寓的後院，後院裏有各種小房子，如煤房，汽車間等。再過去是與這公寓平行的幾所房屋的後花園。右面整齊一所高大的房子，那是白脫爾西的聖路加醫院，同它的空地，由一個走廊與醫院相連的是著名外科醫師求立安。弗拉克爵士的住宅，弗拉克指導着這新設立的大醫院的外科方面事務，並且在哈來街（倫敦著名醫生多居此街）是一個特出的，很有特別見解的神經病專家。

這些話都是薩波士先生告訴彼得爵士的，並且說得相當詳細，好像這樣一個出名的鄰居，對於皇后公寓是非常光榮的。

「今兒早辦了這怕人的事情，他居然自己上這兒來了。」薩波士說：「沙格督察長因爲也許醫院裏一個年輕醫生有心開玩笑，把屍首搬運兒來了，他們在解剖室裏常常看屍首的。所以沙格去看了求立安爵士，問他有沒有失掉屍首。求立安爵士和氣極了，真和氣，雖然他正在解剖室裏工作着，他翻出了簿子，把屍首點了一點，一具都沒有遺失，後來他還到這兒——」薩波士指着浴缸——「看了一下一，那康度叫人感嘆極了。他說他怕不能幫我們什麼忙，醫院並沒有遺失什麼屍首，並且這一具與醫院裏所有的形狀都不相符。」

「我希望與任何病人的形狀也不相符吧。」彼得爵士隨便說着。

「彼得爵士隨便說着。」

「這倒我沒有聽沙格督察長問過，」他說着，有些心慌。「這多可怕！天呀，爵士，我從來沒有想到！」

「要是他們不見了一位病人，這時候或者已經發現了，」彼得爵士說。「看看這一個吧。」

他把他的玻璃片嵌進眼裏，又說：「噫，你們這兒也有煤灰吹進來，討厭極了，是不是？我那兒也有，把我的書都弄髒了。」薩波士先

生，你不用麻煩，如果你不想看的話。」

他從薛濤先生的猶豫的手裏，接過了蓋着浴缸的被單，揭了開來。

編在浴缸裏的屍首是一個高大結實約摸五十歲的人。頭髮多而黑，天然卷曲，已經由一位技術高明的理髮師修過，分開梳着，並且發出一種紫羅蘭的香氣，在關緊的浴室中，完全可以聞得出，面貌非常清楚，厚脣豐腴，兩眼黑色，很是顯著，一個長鼻，直下曲到厚脣的頂部。兩唇豐滿，表示強烈的肉慾，唇上下的鬍子刮得很乾淨。下顴下垂，可以看得裏面的牙齒，都腫烟氣燻黑了。那副漂亮的金絲眼鏡，帶在死人臉上，顯得死人奇異漂亮，像是在嘲笑人。那精緻的金製眼鏡鍊條，下垂在赤裸的胸上。兩腿僵硬的並排伸着，兩臂緊貼身旁，手指自然地曲着，彼得爵士提起一個手肘，看着手，皺了皺眉頭。

「這位客人有點兒執拗罷？」他低聲說：

制民之產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惟救死而恐不贖，奚暇治禮義哉！」

——孟子——

「擦香水，修指甲。」他又俯身下去，把手伸進死人的頭部下。那副荒唐的眼鏡落下來了，落在浴缸裏了當有聲。這聲使薛濤女士先生的驚慌，達到了極點。

「如果你能原諒我，」他低聲說着，「我快要昏倒了，真的要昏倒了。」

薛濤女士溜了出來。他「出去」彼得爵士立刻很迅速地謹慎地把屍首整了起來，翻轉了身，自己傾斜了頭檢視着，用着他的眼鏡片，那神氣像是近來死掉的約瑟·張伯倫（英國政治家，好用獨只眼鏡片）讚賞一種希有的蘭花。他又把死人的頭放在自己的臂上，從袋裏摸出銀火柴盒，塞進了那死人張開的口裏。他放下了屍首，嘴中發出得得聲，拾起了那副神秘的眼鏡，看了一看，架在自己鼻上，試了試，嘴裏又發出得得聲，他把眼鏡照老樣放回死人的鼻上，免得沙格督察長看出有人來動過，又要生氣。他把屍首整理好了，回到窗口，

把身子伸了出去，用手杖向上向左右量着，這手杖帶在身邊有點兒不合適，不過他還是帶着。這樣查看了一番，似乎毫無結果，他縮回了頭，關上了窗，回到走那裏薛濤女士先生那兒。

伯爵這位幼子對薛濤女士的同情，使他很覺感動，在回到客廳時，他想買味醇彼得爵士喝一杯茶。彼得爵士走到窗旁，羨慕着外面白脫爾西公園的景緻。他正想答應薛濤女士喝茶的時候，一輛救護車，從威爾斯親王路底開過來了。這救護車的出現，使彼得爵士記起一個重要的約會，匆匆地說了一句「天呀！」他就向薛濤女士告別了。

「我媽叫我來望望你們，」他說着，很熱忱地同他握手。「希望你就可以再上露露來。再會，薛濤太太！」他對薛太太的耳朵仁慈地囁着。「啊，爵士，下次再不敢勞駕了！」

他走得並不太美。當他一走出門，轉角車站的時候，從另一方向就開到了一輛救護車，沙格督察長同其他兩個警察，從車裏走了出來。督察長向公寓的值班員說了幾句話，便用精銳的目光，望着彼得爵士的走遠的背影。

「可敬愛的老沙格，」彼得爵士喜笑地說，「這老傢伙好玩兒極了！他真是多麼懷疑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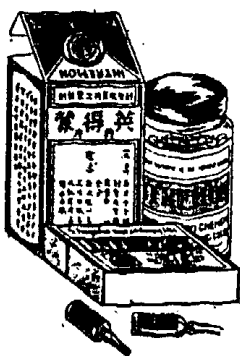
（第一號完）

藥效特毒解身補

英得蒙

九福製藥公司總發行

有片劑粉劑注射劑三種各大藥房及本公司門市部均有售



腰痠背痛 面黃肌瘦
長此以往 勢難挽救
趁早治療 前途無憂
惟英得蒙 無出其右

▲主治▼
神經衰弱 生殖器發育不全
性神經衰弱 遺精 精神萎靡
身體瘦弱 消化不良 糖尿
病 血壓不整 巴西杜氏病
阿狄森氏病 乳兒脚氣 小兒
自家中毒 急性性鴉片嗎啡酒
精等中毒

人生月刊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每册 柒元

第一卷第三期

不准翻印

編輯者 人生出版社
主編 陸鍾思
發行者 人生出版社

新安寺路新安大樓二〇六號
電話 三三三 三一三一 三一三

「人生」定閱辦法

本刊徵求定戶的辦法，與一般的刊物略有不同。我們常常感覺定閱一種刊物，預先給付了半年或一年的定閱費，但是或則因為報紙的漲價，或則因為運費的結算，往往中途停刊，並使讀者蒙受意外的損失。尤其定戶對於刊物的壽命往往失掉了信用，讀者大都寧願多受麻煩而自向報攤上按期購買，然而定價方面當然比較定閱更貴，從這上面，我們決定為讀者謀取一種既便利又經濟的辦法：就是定閱本刊的，只要寫明姓名住址，寄至郵政信箱第五〇五二號或本社，我們便在出版前將定費報攤發售之前，專送將本刊送上，由讀者按照報攤將該期價費付訖，我們並保證所收的定費一定比較定價更有優待的折扣。以後按期出版，仍舊採用這種辦法收費。如果讀者對於本刊應為無繼續定閱的價值，儘可通知本社或通知發售人停止續送；因為我們並不願意強人所難的。

同時我們希望願意定閱本刊的讀者，儘多介紹其他的讀者，這一個渺小的團體，能得諸君熱誠的合作，一草一木，欣向榮，也許將來能造成一所繁密的森林，我們應當向讀者表示感謝的。

人生出版社敬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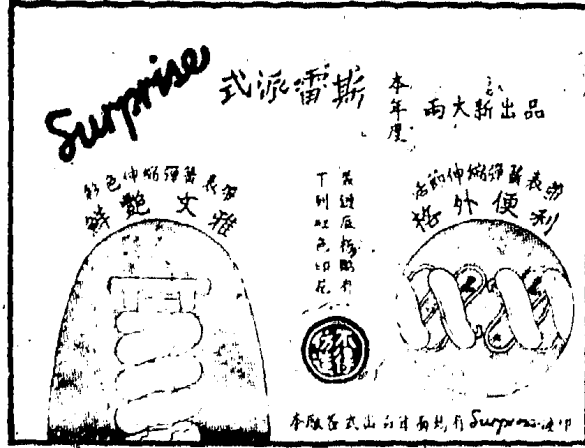
電話三三三三

什麼叫

彩色伸縮彈簧表帶

什麼叫

活節伸縮彈簧表帶



南京國